

MAY 20 1947



年少明開

蘇聯·根歐·斯雷  
譯麟 角二元

# 光曙與影陰

這本小說描寫蘇聯某小市鎮的人民，怎樣從和平幸福的生活投入保衛祖國的決死戰爭。這裏沒有曲折的情節和過分的渲染，也沒有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所謂英雄，實在也就是那些極平凡的人民，在戰爭中自然地鍛鍊出來的。正如書中所說：「這樣的人太多了，簡直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來，可是我把他們全體整個的擬成了一個人格，那就是常常有力量，微笑的活潑而有精力的人。」這就是所謂人民的英雄主義。這種英雄主義植根在長期的和平勞動生活中間，也就是合理的蘇維埃生活中間。一旦遭到別國之侵略，這些人民就顯示出雄偉的力量。這是一種歷史的力量。靠了這種力量，蘇聯才能創造出輝煌的勝利。



## 行印店書明開

### 初中博物綱要

### 高中生物綱要



## 生物學簡編

角五元一 著璋祖賈

這本書以中等學生及一般知識青年為對象，就生物學方面所必需的知識，如生物學的定義和範圍，著名生物學者的貢獻，生物體的構造，以及消化呼吸循環感應生殖等生理作用，生命起源問題，遺傳現象，進化的理論和方法，適應現象，生物與人生的關係，生物的種類等等，用簡潔凝鍊的說明體文字，要言不煩，分條敘述。隨附有多數新穎明晰，精細詳盡的表格和插圖，異常醒目。篇幅簡短，而材料豐富。作為高中生物科「導教本」及參考、複習用書，均極相宜。

賈祖璋著 即將出版

賈祖璋著 即將出版

## 行印店書明開

# 三國史話

三國演義給與民間的影響，非常久遠而普遍。一般人對於三國歷史的知識，大都從三國演義得來。可是演義中難免有許多渲染過分和歪曲事實的地方。這種歪曲的歷史足以造成謬誤的知識。要一般人去讀正史中的三國志來矯正演義中的謬誤，那是很困難的事。本書作者是一位對於中國歷史有數十年研究的學者，本歷史求真的精神，用淺顯的文筆來講述三國歷史，尤其是對於演義中歪曲事實部分，竭力加以矯正，來改正一般人的謬誤觀念，給與人們以正確的歷史知識。內中尤其是對於三國中的人物，像諸葛亮、曹操、魏延、鍾會，都有嶄新的見解，那是作者讀史的心得，即使在正史裏也找不到。所以一般三國演義的讀者，應該用這部書來矯正謬誤的歷史知識。專門研究歷史的學者，可以從這部書裏獲得作者對於歷史的獨特見解。

呂一  
思元  
勉六  
著角

# 競存論略

作者為我國生物學界之權威，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意，撰著本書，以淬礪吾人。首言動物界競存之各現象，以示競爭之不可避免。次言人類競爭之慘酷，為一切動物所不及，不能奮發有為、一致對外者，勢必為強敵所征服，受天然之淘汰。末復言弱族之奮勵，足以轉為優勝；既能一解除一切生存之威脅，復可促進全人類之幸福。凡我國人，均宜人手一編也。

志  
著元



# 開明少年 第二十一期

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和平！奮鬥！救中國！」……………振甫（二）

望着莫斯科……………柏園（四）

狼和雞（寓言）……………施君（六）

無聲的死亡……………顧均正（七）

新生的法蘭西……………陳原（二）

越南——東方的寶石……………思玄（四）

就像什麼事也沒有過似的……………A托爾斯泰作  
學文譯（一六）

A·托爾斯泰……………小俞（三）

皇帝和告示的故事……………斯人（三〇）

傑克倫敦……………克明（四）

凱西（小說）……………傑克倫敦作  
克明譯（五）

生活學習……………宋慕法（四三）

「橫看成嶺側成峯」……………王峻岑（四四）



森林裏的故事(二續)..... 薩爾丹作 易凌譯(四)

唐僧上不了西天..... 冶明(五)

永動機..... 鏘如(五)

寒流來襲..... 凡生(六)

家庭小實驗..... 振之(二)

惡化和好轉..... 大方(六)

弦線晴雨計..... 士元(六)

學費..... 聶登瀛(六)

投票記..... 林野(七)

在草坪上說的故事..... 孫熙靖(七)

孩子們..... 康正紀(七)

故鄉底懷念..... 勵瑞駿(七)

美國貨..... 何金銘(七)

我的好朋友「開明少年」..... 示且(七)

記女傭藕生..... 段寶坤(七)

公雞和母雞..... 黃湘榮(七)

春雨(鋼筆畫)..... 李樺(封面)

# 開明少年

## 第二十一期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預半年六冊九元六角

定全年十二冊十九元三角

加發成售

編輯者 葉聖陶 賈祖璋 唐錫光 葉至善

出版者 開明少年社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 福州路 福州 織緞巷

重慶 保安路 廣州 漢民路

成都 祠堂街 北平 八面槽

昆明 武成路 長沙 桃花井

貴陽 醒獅路 漢口 中山路

南京 太平路 西安 北大街

杭州 盤頭巷 臺北 中山路

開封 書店街 南昌 中山路



# 「和平！奮鬥！救中國！」

振甫

二十二年前的三月十二日早上一點鐘光景。孫中山先生的病已轉入彌留狀態，還發出最後一息的呼聲，吐出一聲聲的「和平！奮鬥！救中國！」約莫連續四十多聲，直到聲息都發不出了，在旁的人還看見他脣吻在動。這種呼聲裏充滿着中山先生愛民族愛國家的熱誠，深深地感動了全中國的人民。

中山先生的所以畢生從事革命，爲的是救中國。當時的中國，在滿清政府統治下，對內用的是專制手段，一切事情由滿清政府獨斷獨行，並不顧到人民的幸福。弄得政治腐敗，貪污盛行。對外則把國家的主權逐漸給斷送掉，和列強締結種種不平等條約，這種不平等條約整整把中國束縛了一百年。使中國的政治經濟都受到列強的侵略，陷於次殖民地的命運；人民的生計越來越窮困，國家隨時有滅亡的危險，祇在列強的均勢下苟延殘喘。中山先生看到了這種情形，爲了救中國，便不得不起來革命，便不得不奮鬥。因爲要救中國，對內得把專制政治改變成民主，民主政治的趨勢已經成爲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誰要是想違反這個潮流，無論他有多大的力量，好比在最急湍的洪波裏做逆流的游泳，一定要滅頂的。對於這種人的滅亡，由於他們的愚蠢和頑固，原沒有什麼值得可惜的；可早中國的政治掌握在他們手裏，他們的滅亡，連帶地也要把中國斷送掉，中國人民也要和他們一起滅亡。好比一艘在驚濤駭浪中航行的船，滿清政府是駕駛的人員，中國人民是船中的乘客，駕駛的人不願駕駛的方法和正確的航線，一意要把船弄沈，雖不值

得可惜，可是一船人的生命卻也要給斷送了。所以要救一船人的生命，一定要教駕駛的人把駕駛權交出來，交給懂得駕駛和認清航線的人，可是那些管理駕駛的人爲了保持自己的權利，始終不肯把駕駛權交出來，並且不肯接受人家的勸告，所以中山先生要革命，要奮鬥，祇有喚起民衆起來革命，才能推倒滿清政權，對內建立民主政治，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才能使中國得救，所以說奮鬥救中國。

在歷史上，中國雖然有無數次反抗專制政治的革命運動，像秦末的項羽和劉邦，可是他們起來革命的目的，並不是爲了救國救民，卻是爲了羨慕皇帝的權勢，爲了自己想做皇帝。所以當他們推翻了專制暴秦以後，就互相廝殺起來。像這種爭做皇帝的觀念不消除，也就是爭取最高權力的觀念不消除，那末革命運動起來以後，一定是革命隊伍裏的自相殘殺，這種殘殺繼續到很久很久，祇讓頂有勢力的人來繼續前一代的專制政治。既然革命後的政治仍舊是專制，就不能避免下一次次的革命，中國的歷史就陷在這種悲慘的命運裏。所以當中山先生爲了革命起來奮鬥時，竭力提倡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把全國的主權握在人民手裏，人民總是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那末當滿清政府推倒以來，一切由人民作主，自然再不致發生爭取最高權力的戰爭，再不致造成專制的統治，再不致陷入歷史上繼續不斷的悲慘命運裏去，才能爭取永久的和平，所以中山先生在最後一息裏還要喊：「和平！奮鬥！救中國！」

「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呼聲，離開現在已經二十二年了，可是這種呼聲到現在還激動着我們的心。當這三月十二日，我們用什麼來紀念中山先生呢？我們需要看，需要想，我們現在的中國，主權有沒有給斷送掉，現在政治有沒有上軌道，官吏有沒有貪污，經濟的危機有沒有減輕，有沒有爲了保持最高權力的戰爭，有沒有人要想在民主的洪流裏做逆流的游泳。我們需要仔細地想，才不致辜負中山先生臨死的呼聲。



# 望着莫斯科

柏園

讓大家的眼睛望着莫斯科。

莫斯科可出了什麼亂子嗎？不是。莫斯科可出現了奇蹟嗎？不是。莫斯科從三月十日起，要開一個會。這個會是由蘇聯，美國，英國，法國這「四強」的外交部

長聯合舉行的——因此人家把它叫做「四強外長會議」。這樣的會議現在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開會是在倫敦，那時候我們中國被擠進「五強」裏頭，雖然自己也微微覺得有點不合式，可是自己還可以安慰自己：國仗打完了，我們真是——現在國仗打完了

一年多，內戰卻一天天擴大，老百姓過的是牛馬不如的生活，最會忍耐的人也覺得再這樣拖下去，再這樣打下去，什麼都會完了的，自然現在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早已從天上跌到地下了。本來有我們份兒的外長會議，不但不需要我們參加，而且四強還要拿「中國問題」來討論了。

話說這一次在莫斯科開會，正如前年十二月三強（蘇，美，英）的外交部長在莫斯科開會一樣，必定要討論許多與世界局勢有關的重要問題。

那麼，究竟會討論一些什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過頭來看看上一次的莫斯科會議。

在上次莫斯科會議裏面，三強的外長，一共談了七個題目。七個題目裏面，在過去一年間，有三個已經做到了，那就是對五個軸心附庸國家的和約，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這兩個新民主國家的政府擴大組織這兩件事。還有三個題目是做過而又失敗的：那就是中國組織一個民主團結的政府，有效而且徹底地管制日本，和統一南北朝鮮建立民主政府這三點。這三個失敗了的問題，老實說，都是美國攪壞的。——這一年多以來，在中國，美國人天天喊調解，實際上卻偏袒着方面，所以越調解，仗打得越兇。在日本，美國的元帥麥克阿瑟一邊支持日本人民所討厭的吉田（這是日本內閣總理的姓）內閣，一邊扶植日本的大



資本家。這就是美國包辦的「管制」。在朝鮮，美國所佔領的南部，和蘇聯所佔領的北部剛好成一個強烈的對照。

除了這六個問題之外，還有一個管制原子能的委員會已經照會議的決議成立。

三月十日的莫斯科會議，大約基本上也還是討論這三方面的問題：

第一方面是製定第二套和約草案——即對德國和奧國的和約草案。

第二方面是討論遠東的局面——也就是關於中國（民主呢？獨裁呢？）日本（民主化呢？法西斯化呢？）朝鮮（民主統一呢？維持現狀呢？）殖民地（印度獨立？越南獨立？印尼獨立？）這一連串的問題。

第三方面是研究世界裁軍，管制原子彈等等和建立世界和平有關的基本問題。

可能還討論到第四方面，就是地中海以東這一帶的局勢。

爲了草擬對德奧的和約，開會之前已由四強派出外交部的次長，作爲外長的代表，在倫敦舉行會議，研究和約的具體內容，徵詢各盟國的意見了。

對奧和約比較簡單些，對德和約雖然在作戰時盟國已經在原則上有所決定，照道理講不應該有什麼大問題了，不過現在有人主張推翻從前大家所同意的原則，這就可能引起相當的爭辯。和約將包括賠款問題，戰後的疆界問題，和如何使這些國度走上民主路線的問題。大家對這些問題都有兩年以上的準備了；在莫斯科會議上必須得到一個結論，然後提交和會去補充。

我們中國人所最關心的是中國問題。是的，堂堂一個中國而成了「問題」，給人家擺到議程裏去討論，這本來是很丟臉的事。可是我們既然鬧得這樣僵，也沒法叫人家不要討論。大約在莫斯科會議席上，恐怕免不了要討論如何促進中國民主團結的問題吧。在討論之前，一定要請一年來做調人的美國提出報告，這個報告也許做得很尷尬，但又不能不做，所以美國最希望它所支持的方面爭點氣，裝裝門面，講講民主——這希望卻多半落空了。報告之後，還免不了質問。蘇聯和英國早就看不過眼了。這之後的決議也許有若干善意的規勸，而讓中國人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有人也認爲可能由四強出面來調停。——這裏所謂調停，自然不就是有些人所認爲的「干涉」。

調停就是說：主權在中國人民，四強不過是好心的客人。干涉的意思則主權在客人。當然，中國人民是希望自己的事情由自己解決的，而且也有力量來解決它，只要外國人不偏袒和一方面就行了。

因此，我們的眼睛望着莫斯科：這裏的會議對歐洲百千萬人民和亞洲百千萬人民的和平生活，將會有很大的關係。這個會議完滿結束後，我們就有了第二套和約的胚胎，只要再完成了第三套（對日和約），這個世界就可以喘一口氣了。



狼是平樂村的村長。可是狼的天性是殘暴的。

白天，狼穿得冠冕堂皇的，提了手杖，戴了眼鏡，抬起頭，眼睛瞧着天，一大步一大步的在村裏走。是威風凜凜的村長。

## 狼 和 雞

—— 施 君 ——

晚上。他把頭巾包沒了耳朵，用繩子縛住了尾巴，悄悄地悄悄地，走到雞籠邊。他眼睛四處八方望着，鼻子鬼鬼祟祟的嗅着，是個狗頭狗腦的偷雞賊。

可是誰也沒看出來，連母雞也沒有看出來，她以為她的孩子們一個一個的給妖怪抓去了，她害怕，她難過，她哭泣。

只要母雞一有孩子丢了，第二天就傳遍了全村子。母雞實在太傷心了，她的哭聲傳到對河的山上，又回過來成了新的哭聲。全村的母親們都陪她哭泣，

全村的男子們全為她傷心。「把妖怪趕走吧。」大家全這麼說。

於是狼來了，他也哭着，除下了眼鏡。一面拿手絹兒擦着眼鏡，一面輕輕地說：「太太，我非常同情你。這是我地方上的不幸。地方上的不幸，是我村長的責任。村長的責任，就在於維持地方上的安寧。好，我會盡力清查出那個妖怪來的，請你放心。」

母雞很感激，村裏人也比較的放寬了心。村長就有了「愛民如子」的好名聲。

後來，有一個晚上。（多麼奇怪的，一個晚上！）母雞看到了，白頭巾底下就是村長那付尖嘴尖臉的尊容，睜睜從那平日堆滿了慈愛的臉皮下面透露出來。

母雞拚命的叫，叫醒了大家，全村的人都聚了攏來。

以後怎麼樣，請你自己去想，不過無論如何，狼的假面子是完全拆穿了。



將來的新武器：

毒素·病菌·殺人射線

# 無聲的死亡

顧均正

戰爭是暴力的極點，戰場是人間的地獄。當炮彈落地時，但見瓦石齊飛，塵土蔽天，已够使人驚心動魄。至於碰到炸彈破裂，那更是石破天驚，無物不毀，同時還可以在幾分鐘之內造成了熊熊的火海。要是有人身當其境，不是焦頭爛額，便是粉骨碎身。其景象之恐怖，恐怕選盡字典上所有的恐怖字眼，也不能形容萬一。自從原子炸彈出世以後，戰爭所顯示的暴力又何止加大了千倍萬倍。要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真的到來，那末它的猛烈簡直是不可想像了。

將來的戰爭雖然一定比現在的戰爭更為猛烈，卻不一定造成一個恐怖的場面。在這樣的戰爭中，人民將死於僅用以殺人而不用以毀壞物件的惡毒兵器上；在死之前不會得到警告，臨死也不會感覺到恐怖。用了這種惡毒的兵器，可以不破一城，不毀一艦，而一

下子就殺傷數十百萬的敵國人民。所以在下一次戰爭（如果會來的話）中，戰敗的國家可能會遭受滅種之慘；戰後所剩下的將盡是些屍體，人們受到了不可見的毒素病菌與殺人射線的侵襲，就很快地靜靜地死去了。

## 毒 素 之 王

毒素與病菌是一種生物兵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然沒有用過，但是美國人已經花了五千萬元美金來研究過這種兵器了。據研究的結果，發現這種兵器有兩大特點：一，這種殺人武器小得非肉眼所能看到，所以能够散佈開來，跟每一個活的敵人相接觸。二，這種武器的製造，方法簡易而成本極輕，只要有一個釀造工廠，並熟悉製造技術的任何交戰國家，都能製造出來。因為製造這種武器不像製造原子彈那樣需要龐大的費用與

繁重的技術，所以任何弱小國家，只要準備好這種生物的兵器，即使具有原子彈的大國，也無法加以抵抗。

這樣的戰爭在以殺人為事業的讀武者們，當然是心滿意足了，然而在生存權利隨時有被剝奪可能的全世界人類，卻是一種極端嚴重的威脅。

毒素的樣品，在第二次大戰中，已經為美國化學兵器局的特種計劃組所製成。它是一種外觀很平凡的結晶體，誰也想不到它竟是毒素之王。用肉眼還看不見的分量——只要一千五百萬分之一克，已經足以殺死一個人了。換言之，就是一克的毒素足以殺死二千五百萬人，即使打一個對折，也要殺死七百多萬人。中國人口照最近的統計為四億五千五百萬人，若是照數學的計算方法，要我們這個泱泱大國一下子絕滅，簡直用不到半磅的毒素！

這種現在已經製成的殺人毒素，相當於所謂臘腸中毒症 (botulism) 的毒素，也就是舊時所謂的屍毒 (ptomaine poisoning)。這種毒素是由一種普通的細菌叫做臘腸菌 (Clostridium botulinum) 所分泌出來的，凡是烹煮不熟的罐頭食品，都有產生這一種毒素的危險。它引起的主要症狀為神經系統受麻痺，

沒有苦痛，也不發熱，但極易致命。要防止臘腸中毒症的發生，通常只要把食物煮透，把細菌殺死就行了。但是若使食物中已經含有毒素，那末即使經過烹煮，也不能減少它的毒害。

如果敵人有了這樣的毒素，只要用少量來噴灑到我們的水源或農產物上，就可以把附近的居民像蒼蠅一樣的殺死。唯一的防禦它的方法，就是不吃東西，也不喝水。然而這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結果居民是死了，建築物，倉庫，碼頭，以及運輸機構，都一無損傷。敵人可以絲毫不遭受抵抗地佔據這個完好的城市。這是多惡毒的一種戰爭！

當然，在目前，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拿不出一盎司的這種毒素，都沒有大規模的製造這種毒素的工廠，並且都沒有把敵國人口全部滅絕的戰略意向。但是細菌的培植，是不很成爲問題的事，只要一個新式的釀造廠，就可以應付本國所有軍隊的需要了。至於撒播少量毒素的技術，在過去的戰爭中，早經完成。凡是一切有關於噴灑的用具，速度，用量等項，都已有了很可靠的經驗。當太平洋作戰時期，美軍曾經有效地在太平洋各戰地上大規模地撒佈 DDT，即其明證。所以要發動這樣的一種毒素戰爭，倒並不是完全屬於

理想。

據預測，若是要使某一國整個國家的人民中毒，只須率領一隊飛機，在陰雨的天氣，深入敵境，把毒素以霧狀噴射於雨雲之中，雨水下降，就可廣泛地把殺人的毒素分佈於所有的水源及農作物上。結果就是數百萬人無聲地麻痺而死。

### 病菌的散佈

利用活的細菌來殺害人類也是一種理想的戰爭。所能利用的細菌，都是惡性傳染病的病原菌，足以引起傷寒，霍亂，黑死病，鴉片熱，白喉等致死的傳染病。

不過利用病菌來作為戰爭的武器，有一可能的危險，就是假使用不得當，將使自己的兵士也受到傳染。所以要發動病菌的戰爭，就非得預先有一種妥當的防禦方法不可。雖然對於有方法防禦的病菌，被攻擊者也可以採用同樣的方法來防禦，不過在被攻擊者，其所受病菌襲擊的程度與範圍，究竟與受偶然襲擊的不同，而且對於傳染病疫的突然發作，事先既一無準備，臨時必大感醫生看護與醫院的缺少，而有措手不及之苦。

因為病菌的攻擊並不是明目張膽的，所以病菌是不宜而戰的最適當的兵器。當兩國的外交大使還在作

無結果的談判時，只要一國的軍部預感到和平無望，就可以偷偷地用飛機來把小包的病菌投擲在他一國的大都市附近的水源中。於是一種無法控制的疫厲，就在這個國家的各主要都市同時發生。由於傳染病的蔓延無分階級，結果當然會有大批重要的高級將吏與作戰人員受到侵襲而死亡。等到這個時候再受到一種公開的攻擊，不用說就很不容易應付了。

### 人造的饑饉

除了上述的毒素與病菌以外，生物化學家還供給一種比較「王道」的兵器，這是一種兵器足以使敵國發生大饑饉現象，而無法應付戰爭。近十餘年來，生物化學家曾經發現有千餘種不同的化合物，對於植物的成長有着調節的作用，它們在學術上被稱為「植物成長調節劑」(Plant Growth regulators)，但是普通都把它們稱為「植物刺激素」(plant hormones) 例如有一種藥品叫做 2,4-D，功能殺滅莠草而不影響於普通雜草，但若大規模使用，亦能毀滅闊葉植物。有些藥品的作用卻與此相反，專門毀滅草木植物，包含穀類在內。若是用飛機裝載了大量的植物刺激素，把它們撒佈在敵國的農田裏，就可破壞他們的收穫，使他們在長期戰爭中，遭到迫切的糧食恐慌。

撒佈所需的植物刺激素的用量，也並不甚多。於每英畝的土地上撒佈十分之一磅的植物刺激素，就可使蕃茄的花不能結果。至於殺死白菜，大豆，甘藷之類的植物，只消尋常殺蟲劑用量的五分之一就夠了。如果把植物刺激素製成油類噴射劑，從飛機上噴灑下來，即使經過大雨，也不致減弱它們的作用。還有一種藥品能够使土地在兩個月以上不能種植，因而就誤了種植的季節。像這種樣子的戰爭方式，雖然還只是在各國軍部的祕密研究與計劃之中，但是當國際的衝突到了尖銳化的時候，也許會突然拿出來，表演一下的。

## 殺人射線

還有一種可能的大規模殺人方法，得之於去年七月中比基尼的原子彈試驗。

當原子彈在深水中爆炸的時候，就在海水中產生大量的放射性物質，其發出的射線之強，使人不能逼近達數日之久。丙級海軍大將勃蘭底氏曾經說過，這些射線賦有原子炸彈的一種「最好的同時也是最壞的特徵」。這種放射線的頑強的後效，非常強大，他不禁喊出：「這是一種毒素兵器。」因此有人想到，若使把原子彈投在一處供給大都市居民飲用的天然水源中，使之爆炸，那末這一種水，恐怕雖經

數年也不能供安全飲用吧。

其實，就效率講，連原子彈也是不必要的。因為在製造原子彈的時候早已產生了大量的放射性物質。若使把這種猛烈的副產物從飛機裏擲下來，使水源變成毒液，其效率也就比原子彈更大，因為那是一種無聲的攻擊，既無法防禦，也不容易警覺，水源一經染毒，即使你不去喝它，也會受到射線的影響。特別是在大都市裏，自來水管分佈在每一個家庭之中，鉛管一經受水中放射質的作用，其本身也可以發生殺人的射線。所以屋子裏居民，除了及早警覺，從速搬走以外，就只能坐以待斃了。

開明青  
年叢書

## 電子姑娘

顧均正著  
一元五角

這是作者所著的科學小品集之一，內容大部屬於理化方面，形式則有故事，小說，隨筆等等。題材新鮮，趣味雋永，一掃科學書籍沈悶枯燥之弊。讀者得此書時常起相見恨晚之感。

開明書店印行

# 新 生 的 法 蘭 西

原 陳



法國報紙上有一張漫畫，裏面畫着一大堆的羣衆高擎着雨傘去投票——題目是，「每個星期天——法國人總得投一票！」

法國本來是有着民主傳統的國家。法國人向來是對政治熱心的。但是戰後到法國去的新聞記者都說：法國人現在比任何時代更加熱心政治了。每一個人都在談論着政治。有投票機會的時候，很少人會放過這機會。的確，在戰後這一年半裏面，沒有一個國家，像法國似的，舉行過那麼多次數的選舉和複決的。一會兒是對某幾個問題的複決，一會兒又是選舉制憲議會，一會兒又是別的什麼。沒有一個人覺得苦惱；因為投一張票，就等於說在決定未來的命運（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命運）上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同時也盡了自己的一份責任。

經過了幾乎達十次的投票，第四共和纔算奠定了基礎。——爲什麼叫做「第四共和」

呢？因爲這是法國近代史上第四次的共和政府；在歐戰發生之前的幾十年，法國也是一個共和國，那是「第三共和」。第三共和被法國的大資本家們，軍閥們，串同希特勒給殺了。戰爭的幾年間，法國人民在替主人（希特勒）統治法國的貝當「元首」的法西斯暴政下，失去了參加政治的機會，可是這不能說失去了他們對政治的熱心。這熱心換了一個方式。他們祕密的做着反抗的工作，人家把這叫做「地下運動」。經過了幾年漫長的鬥爭，法國人迎接了勝利。這是用血和肉換來的勝利。他們不能把這勝利讓給少數的曾經出賣過第三共和，而現在又戴了假面具裝成民主的「二百家族」。因此法國人表現出對政治的空前的熱心。

現在，經過了一年半的政治鬥爭，法蘭西第四共和有了一部新的憲法，有了一個總統，有了一個由各黨各派組成的聯合內閣，有了一個超黨派而以國家利益爲前提的四年經濟復興計劃。而且在國際上有了應有的地位。一切都有收穫了，法蘭西人民又恢復了往日的尊嚴。我見過法國一張巨大的招貼畫，上面畫着一個工人，題目寫着：「捲起袖口，努力生產！」——這就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復興底素描。復興的道路是艱難的：——得從廢墟走向繁榮。可

是法國人不是懼怕艱難的民族，而且他們沒有內戰，他們有左傾的和右傾的許多政黨，可是他們的政黨並不想也不可能消滅對方。他們共同的為建立一個民主的法國而邁進。右傾的力量固然給進步者好些阻礙，左傾的力量固然給保守者不少打擊；但這一切都循着民主的道路走。因此，那成就是驚人的。法國的哈法勒（Havre）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運輸是不能超過六百噸，到這一年的九月，運輸量已經超過二十二萬噸。這是怎麼樣的增加呵！

法國在歐洲西部。它和英國隔着英倫海峽；最狹的距離只有三十多公里。在北方和東方，是比利時，盧森堡，德國；在南方，是意大利，地中海和西班牙。法國只有五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歐洲，也算是一個大國了；人口僅有四千萬。但是法國也是世界上一個龐大的擁有殖民地的王國，它的殖民地主要的是在北非洲和西非洲，在近東（敘利亞和黎巴嫩；現在名義上是獨立了），在遠東（越南），和在美洲的一些屬地，總面積約莫等於本土的二十倍。

法國最嚴重的問題是：人口不增加。不增加的意思，相對的說，就是減少。巴黎（法國的首都）這個城市，是全世界惟一在人口數字上不能保持增加傾向的一個大都會。三十五年前，巴黎的人口有二百八十八萬八千，到十年前，卻只有二百八十二萬九千。人口的減少是法蘭西的悲哀；現在它深深的感到人力的缺乏。

### 公民 複決

在民主國家裏面，遇到改變國家政體或者其他重大問題的時候，就由全國公民投票，表示他們的意見，然後由政府就投票的結果，對這問題作一決定，這就叫做公民複決。

### 二百 家族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財富集中在少數人（資本家）手裏；這少數人控制了全國的銀行和大企業，也就是說控制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些人的財富，多半是父傳子，子傳孫的，管理這些財富的，也往往是那一家族裏面的親人。在法國，戰前有兩百個家族就是屬於這一類的；通常稱為二百家族。

### 這名詞 文章

#### 左 與 右

從前開會的時候，比較進步的人，坐在左邊，比較保守



誰都知道，資本主義的法蘭西，是一個以工業為主體的國家。它的經濟命脈建立在工業上。可是在法國，卻有一半的人口從事耕作。每年收穫的糧食是不够消費的。主要的農產品是小麥，馬鈴薯，搾糖的甜菜，和釀酒的葡萄。

法國有煤。每年的產量不够它工業的使用；戰後一年比一年減少，這困難就更驚人了。沒有煤，就不能發電。巴黎——和別的地方——的主婦們不是愁糧食在黑市裏賣得貴，就是愁電燈不亮，電力不足。法國也有鐵，雖然數量並不太多。工業的基礎是有的，它能鍊鋼——這是一切工業的父母。

從今年起，法國開始實行四年經濟計劃。按照這個計劃，到一九五〇年，法國的全部生產量要比戰前超過百分之二十。

經過了戰爭的試鍊，經歷了多年的苦惱，法蘭西如今得到了新生。法蘭西的人民知道誰是他們的朋友，誰是他們的敵人。人家說：這就是他們熱中於政治的原因：爲的是要打擊自己的敵人！

# 戰爭與和平

中學生社編  
一元五角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總結  
是現代歷史上珍貴的史料

開明書店

面淺

釋

的人，都坐在右邊——這就是「物以類聚」的道理。因此現在所說「左傾」和「右傾」，即是「進步」和「落後，保守」的代名詞。在民主國家裏面，左傾是並沒有罪的。可是在不民主的國家裏，握有實權的往往是右傾即保守的人們，他們最害怕的一個字，就是那「左」。因此「左傾」也可以變成罪名了。

殖民地

王國

殖民地是資本主義國家擄取的對象。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用武力或者用經濟力量征服了落後的民族，就把他們的地方叫做殖民地，殖民地的老百姓，就要給他們的主人做工，做了一輩子工，還是吃不飽，穿不暖。這些國家連同他們的殖民地在一起，叫做「殖民地王國」倒不一定說這國家是有皇帝的。



解 放 的 故 事

## 越南——東方的寶石

思 玄

有這麼一句出名的話，「殖民地制度就是戰爭。」這句話由最近的越南事件又得到一個證實。

越南事件是怎樣發生的呢？讓我們來考查一下越南的歷史。

或地理上都太密切了。據史籍所載，在我國往昔的幾個「武功極盛時代」，越南是包括在我國版圖裏邊的。秦代的南海象郡，漢代的交趾，九真，日南，象林，唐代的安南，這些地方就是越南的前身。到了宋代，越南開始自己建國，卻仍接受中國的冊封，自居藩屬的地位。這種藩屬的關係後來時斷時續的，一直延續到滿清的中葉。越南民族和我國南部的民族，雖不一定同出一源，但是遠在秦末，我國人民就有移殖到越南去的，後來陸續移去的越來越多，明代遺臣逃

難清人的壓力，大夥兒移去的，竟達三千之多。由此可想，今天越南民族的血統裏，一定混有我國諸民族很多的成分。據抗戰前一年的統計，留在越南的純粹

越南事件是怎樣發生的呢？讓我們來考查一下越南的歷史。提起越南，就不得不先講中越的關係，因為越南跟我們中國，無論在歷史上的華僑（純粹我國血統的僑民）也有三十二萬多，佔越南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四，比越南歐洲人的人口多了七倍。這也可見我國人民在越南的重要。

翻開地圖，再看看越南的部位。假如把我國的地形比作一片樹葉，那末越南就恰像一條垂掛在葉邊的肥蠶。蠶的頭楔入到我國西南邊境，那便是越南跟我國的交界處。在地圖上看，只那麼一點點，可是實際上卻佔有廣東、廣西全部的，和雲南一部的國界，而且恰當我國和馬來半島交通的要衝。抗戰中有一個時期，滇越鐵路，和越桂公路幾乎是我國大後方唯一的國際交通綫。這兩條路對我抗戰所起的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再看越南的自然地勢，那些高山大河，如

安南山脈，如湄公河，如紅河，都和我國境內的山川一脈相通，只不喚個名罷了。中越邊境更是犬牙交錯，尋不出一點顯明自然的界限。越南的海道交通，也跟我國連成一氣，由我國往南洋，往印度，往歐洲，都得打越南的商賈經過；越南的海防離我國南方的海洋門戶尤其近。我國沿海各省人民到雲南去的，往往由海防坐遠海防，再轉滇越鐵路。這樣的走法，反比穿過交通不便的內地要方便得多。

跟我國這般密切的越南，後來怎麼會變成法國的殖民地呢？

這就得追究越南內部的情形。外患往往因於內訌。越南也逃不了這個公例。原來在十八世紀之末，越南有所謂「兩阮之爭」。流亡在暹羅的嘉隆王阮福映，受了法國教士的慫恿，以自己的兒子爲質，和法國締結密約，借法國兵力恢復王位。阮福映的目的是達到了，可是這兒也就埋下了亡國的禍根。自此之後，法國各方面的勢力，文化，經濟的，政治的以至軍事的，漸漸偏及越南內地。到十九世紀的中葉，越南的朝野都感覺到法國勢力的可怕，因而發生了仇殺士天主教的事件。可是當時越南政府並沒有反法的決心，這次事件反而給法國得到一個武力侵略的

藉口，一八五八年法國進兵越南，佔領了西貢，迫越南訂屈辱的條約，割許多領土。但是法國的貪心是無止境的，越南政府的退讓，換不到片刻的安息。此後法國不斷的要求這樣，要求那樣，使越南政府完全失去應付的力量。到中法戰爭發生的前一年，越南終於在法國武力脅迫之下，簽訂了最後的亡國的條約，自己承認做法國的保護國。

法國侵略越南，間接是侵略我國。鴉片戰爭以後，我國已變爲列強在遠東競爭的對象。東南一帶早有英人的勢力，北方有帝俄的勢力，只西南一帶比較空虛。通過越南，法國侵略的觸角就可以深入我西南內地。所以法國在越南種種經營，實際上就是進侵我國的準備。中法戰爭的前幾年，我國駐在中越邊境的黑旗軍劉永福，曾和法軍開仗，獲得很大的勝利。可是這件事並沒有激起滿清政府的警惕。等到越南亡國條約已經簽訂，滿清政府才派了代表和法國交涉，但是仍抱妥協的態度，作了很大的讓步。不久駐越南的中國軍隊和法軍再度發生衝突，滿清政府迫於情勢，不得不和法國開戰。這就是有名的中法戰爭。戰爭中我國海軍雖然喫了敗仗，但在越南方面的陸軍卻打得極好。諒山的大捷，法國的朝野爲之驚震。不料滿清

政府只知海軍之敗，不知陸軍之捷，反而自居戰敗國地位，和法國訂了和約，除了自己喪失許多權利之外，公然承認越南為法的保護國。從此，越南就完全淪為法國的殖民地，而我西南的門戶也洞開了。

變成法國殖民地以後的越南，是很悲慘的。法國殖民政策還不及英美的高明，他對越南初期的統治是非常殘暴的。苛政多得數不清，酷刑也野蠻之至。種種壓迫都超過了越南人民忍受的程度。後來因為越南屢次的反抗，這種政策才有了修改，但仍是忽寬忽嚴，沒有一貫的比較久遠的辦法。六十年來，越南人民就在這樣的統治之下，越貧弱了，越苦痛了，越活不下去了！

一邊壓迫，一邊就榨取。這是所有的殖民地制度的內容。越南地居熱帶，農產非常豐富。米的出產尤其有名，所以它有「法國東方倉庫」的名稱。米之外，又出產棉花，玉蜀黍，大豆，花生，咖啡，樹膠，茶，甘蔗等，而且都佔了越南輸出的很大的數額。越南的礦產也很充足，已經開發的有煤，錫，銻，鎳，金，鐵，鎘等。未經開發的，據調查還有很多。農產也好，礦產也好，都得經過血汗的人工。出血汗的是越南人民，可是利益卻大部分歸了法國統治

者，小部分歸了依附統治者的地主和官僚。越南的大銀行，大公司全是法國人開辦的，越南的財政全操在法國人手裏。通過這些大銀行，大公司，和財政機關，越南人民的血汗變成黃金，流進法國資本家的袋裏去了。「簡直是一塊東方的寶石啊！」法國資本家都得意洋洋的笑了。

壓迫和榨取的反面，就是人民的醒覺和反抗。這裏，我們要講到越南的革命運動了。從法國進侵越南到第一次大戰爆發的這段期間，越南革命運動只是零星的暴動和仇殺，沒有羣衆的基礎，沒有堅強的組織，沒有中心的政治理論。大家的口號很簡單，只是要「反法復國」。第一次大戰以後，這個運動受了世界民族革命高潮的激盪，顯然跨進了一步。許多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都被捲進了革命的洪流，形成主導的力量。提出來的政治的要求也比較鮮明，比較集中。到了一九二六年以後越南人民受了中國大革命的激刺，把革命更推進一步，他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號，要求建立「自由獨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在鬥爭中，全越各個黨派，各個階層表現了很好的合作精神。一九三〇年有名的「安拜事件」就是越南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領導起來的。後來這

種合作的精神，更轉化為有形的組織——越南出現了「民族統一陣綫」。在這個陣綫領導之下，一九三六年八月到十二月的兩個月之間，越南竟有過二十三次的學生運動和六十八次的工人罷工。法國統治者用盡了手段來破壞這個陣綫，鎮壓人民運動。這手段雖然獲得一部分的成功，可是在越南人民的心裏卻種下更深的仇恨，終於釀成了最近的革命運動。

這次越南的革命，不但聲勢比以前要廣大得多，而且因為國際的變化很大，情形也非常複雜。第一，這次大戰中，越南的統治者法蘭西是一度亡過國的，他們作戰時的無能，和亡國後維琪政府的無恥，更其加強了越南人民革命的信心。第二，法國敗亡以後，日本法西斯強盜爲了截斷我抗戰的國際運輸綫和作進侵南洋的準備，趁火打劫，把魔掌伸進越南。這個變化，一面加重了越南人民革命的負擔，這就是說，反法之外，他們還得進行反法西斯的鬥爭；一面卻改變了越南革命在國際上的形勢，這就是說，越南革命不再是孤立的，它和全世界反法西斯的運動聯合在一起了。第三，我國的抗戰無疑的給了越南這次革命很大的鼓勵和刺激。同時，這次大戰中遠東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如印度尼西亞的反荷運動，如印度的反英運

動，都不但給了越南很大的影響，而且跟越南的革命彼呼此應，連成一片了。

現在越南的革命還在演進中，幾度的會商都沒有結果，流血的鬥爭一直沒有停過。領導的中心組織是越南獨立同盟，它是由好多黨派組成的，它的目標是要爭取越南完全的獨立。可是法國方面卻堅持只許越南部分的自治，堅持保存傀儡政權，緊緊的抱住從前的那一套不肯放手。

所施的壓力愈大，受到的對抗力也愈大。這個定律就殖民地制度來說，也是真確的。今天法國在越南所碰到的打擊，還不就是六十年來它自己所種下的惡果？法國是聰明的，就只有大膽的放棄它舊日的殖民政策，作開明的讓步，但是法國竟不能這樣做，是很可惜的。

法國在大戰中，經過了一番蛻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爲什麼還是不能放棄舊日的帝國主義呢？道理很簡單。原來所謂法蘭西第四共和國，還不能算是徹底的民主國家。法國人民勢力雖已抬頭，但右傾的勢力也依然存在。法國在越南所作所爲，只是一部分頑固的反動分子造成的。這顯然違反法國大多數人民的意思，而且已經受到（下接四十一頁）

# 就像什麼事也沒有過似的

A. 托爾斯泰作 學文譯

## 兩兄弟

尼基泰與米諦亞是兩兄弟。

尼基泰不很大，可也不怎麼小。他非常喜歡念冒險故事，專講我些奇奇怪怪的地方來念這種冒險故事。這些地方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去念書的。譬如說，他會爬到桌子底下，圈腿，像土耳其人那樣的跪着坐着，同時又把手指頭兒塞在耳朵裏。他覺得這樣念書很舒服。

有時候，他聚了許多洋火匣兒，用來做汽車，做小船。不幸小船到了水裏，很快就成了一片一片的了。這是洋火盒做的小船的最大缺點。

有時候，他滑着走廊飛跑，快得嚇人，差不多有一點鐘三十哩的速。廚子也許正好打廚房裏出來，手上拿了一盤炸肉片，忽然什麼東西像旋風似刷過，

她還來不及喊「孩……」盤子，肉片都飛到了地上。

爲了這種走廊上的鍛鍊，尼基泰時常挨罵。但是他頭腦裏塞滿了冒險故事，他決不爲這一點點小事情難過。他總喘着氣，隨便地說一聲：

「對不起，婆婆，下回我再也不了。」

可是，他仍舊要在走廊上飛跑，仍舊是一點鐘三十哩的速度。

尼基泰的眉毛跟睫毛毛是淡淡的，帶點兒綠色。頭髮剪得很短。耳朵非常的薄，用熱水洗了過後會掛下來，掛好一陣子，像布片兒一樣。

他的弟弟米諦亞還是個小娃娃。

可是米諦亞也過着一種獨立的生活，這兒可以說說關於他的事情。

隨便什麼時候，他要喝水，他就說：「咳，咳。（喝字說別了）」

從木梁上帶進屋子來的蜘蛛。他叫作：

「髒坯。」

不管怎麼樣，說他不會講話是不對的。實在，他能講得非常好。只不過他要把他的木馬叫做：「搖搖」，把狗叫做「嗚汪汪」，布做的狗熊是「寶貝」。

這樣說米諦亞對於各種東西更能了解些。並且，那些木馬，狗，玩意兒，蜘蛛也更能了解米諦亞些。

米諦亞是個小搗亂

鬼。他總是一刻不肯安息。不是一聲不響小心地把黑莓醬塗上臉去，就是把牛奶倒在衣裳上。再不就椅子在地板上推來推去，搞出可怕的聲響。他一點不管大人要討厭。

他喜歡拿掃帚掃地

板。喜歡到廚房裏拿了洋芋，丟在一個銅盤上，弄出很大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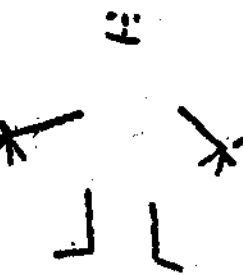
他非常喜歡畫畫，顯然有繪畫的天才。

他畫些「畫謎」跟「謎底」。說實在話，這些都



是很有趣的。舉個例子，這裏是一個「畫謎」跟一個「畫謎」。

它們是畫在兩起的。但是，要是你先盯住了「畫謎」看，隨後，飛快地把眼睛轉到「謎底」上，你會看見一個很像模倣樣的人。



尼基泰跟米諦亞很相親相愛。他們時常像小狗一樣的在地板上玩。

### 爸爸跟媽媽

尼基泰跟米諦亞的爸爸每天出去做事。他們的媽媽也時常出去。爸爸跟媽媽都長得有碗櫃一樣高。因為他們高得像碗櫃一樣，許多有趣味的東西他們都注意不到。

有多少回了，孩子們要他們躺在地板上看碗櫃的底下。

住在碗櫃底下的是：一個背上有許多污點的甲蟲，兩隻螞蟻，一隻餓了的蜘蛛——「髒坯」——

種非常惡毒的動物。

時常會有一隻黑蠅在碗櫃底下出現。或者有一隻快樂的小老鼠在啃一塊糖，或是在地板上滾一顆棋子。

在碗櫃底下還可以看到一個尋常的軟木塞，死了的蒼蠅，看上去像棉花絮一樣的灰塵，還有一個錫兵，那是沒有法子拿出來的。

對這個建議 要爸爸媽媽騎到地板上看看這些可愛的東西的建議，媽媽說：

「謝謝你，別把你們的碗櫃來打擾我了。我手就要捧下來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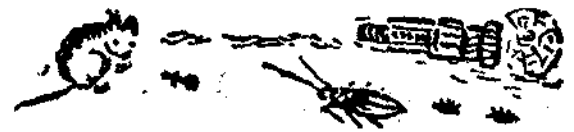
一聽這個話，米諦亞就非常驚奇，很久很久，他老跟在媽媽背後，想看什麼時候媽媽的手才捧下來。

尼基泰跟米諦亞早就放棄說動他們爸爸的念頭了。爸爸很好，但是他不會玩兒。玩得最多的——他就祇會這一樣——是把米諦亞放在他的膝蓋上，說：

「好，我們夾騎一會兒馬。噶噶噶……」

米諦亞不怎麼喜歡這種顯來笨去的騎馬。隨便什麼時候你都可能掉下來，並且這個一點兒也不像馬。

玩真的遊戲，要有趣多了。



尼基泰跨在掃帚柄上，米諦亞騎在刷子把兒上，跑着。他們沿着走廊跑，繞着桌子跑着，跳着，喊着，叫着：「噶——哈，噶——哈。」

他們的爸爸把報紙擰在一邊，雙手蒙住耳朵，搖着頭：

「求求你們，饒了我的耳朵吧，不然我要出去了。」

爸爸媽媽在沒事的時候，他們專心來教養孩子。吃飯的時候，你時常聽到這一類話：

「尼基泰，快把湯裏的麵包吃了，不然，我要把你關到黑屋子裏去了。」

「米諦亞，不要再拿調羹敲盤子。」

「孩子，不要像小豬一樣的嚼出聲音來。」

「孩子，別喝水了，桌上有牛奶。」

尼基泰皺起了臉，因為他沒法讓自己吞下那些難





句湯。那屋子沒有嚇住他，那屋子裏什麼也沒有。但是到你試試看，那個時候，兩人——都像碗櫃那樣高，眼睛盯住了你的嘴巴，一連串地說：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你到試試不吃你的麵包湯看。

這個時候，米諦亞把調羹在水壺上敲得非常響，教他的爸爸媽媽跳了起來。

米諦亞的手挨打了。他暗地裏嗚咽着。尼基泰抓到這機會，用一點鐘三十哩的速度衝到廚房裏去，手上拿着他那一盤子麵包湯。

有一天尼基泰真真受了感動，那是他念了「馬克斯跟摩里的冒險」過後的事。他當時就認為這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書，於是把故事告訴了米諦亞。米諦亞聽了，對每一番事情都「哦，哦，」地表示滿意。第二天，尼基泰把屋裏所有的套鞋都灌上了水。用煤灰把自己的臉跟米諦亞的臉塗黑了，兩手兩脚地爬着。他們衝進廚房去，把廚子嚇住了。

他們在走廊上綁起繩來，每一個走過的人都摔了交。他們把洋芋皮放在茶壺裏。那天早上他們幹了許多頑皮的奇怪事兒。

米諦亞受了處罰，但是他並不乎在的走開去。尼

基泰是領頭的，他受的處罰更利害。是的，那一天他們都受了該受的處罰了。後來，他們的爸爸媽媽出去做事了。尼基泰跟米諦亞說：

「對我們的爸爸媽媽別希望太大了，讓我們自己來留意我們的教育吧。」

### 去做勇敢的冒險

「告訴我，小傢伙……」

尼基泰這麼說着，把冒險故事擲在地板上。他兩隻手插進口袋，鼓起了眼睛。在你發動一個大膽的行爲那個時候，至少這些都是你應該做的。

「告訴

我，小傢伙：

你是一個男子

漢呢，還是一個女

兒，還是一個哭娃娃？」



「我是個男子漢，」米諦亞不加思索地回答。他正坐在地板上，修一個引擎，那是因什麼而壞了的。

孩子們！要是你有一個引擎，在你把它搞壞之

前，不要去修它。要是搞壞了，那末，好好地把它裝起來。不要拿什麼用不着的東西搞到引擎裏去；別打算用口水把它黏起來，因為那是黏不起來的。最要緊的，還要注意那些輪子，不要把它們壓成了方的……

這樣一個引擎叫做壞引擎。

聽了米諦亞的回話，尼基泰皺起額頭。他說：

「這就行了，我就希望你這樣說。我看得出你是能追隨你哥哥的。你知道嗎？我在家裏就膩了，讓我們去旅行吧！」

「可是到哪兒去呢？動物園去嗎？」米諦亞問。

「不，那些籠子裏的野獸，對於我一點兒用處也沒有。除非在荒野裏碰到一隻老虎，一隻瘋象，一隻狂犀牛，一條餓蟒蛇，那才有點兒味道。」

這麼說着，尼基泰露出他的牙牀。

米諦亞噓了一口氣，也翹起他的下巴。他們在想像沒有人烟的森林裏的那些野獸。

這些都是他們想像裏面看到的東西，不過一點關係也沒有，讓我們假裝成他們確實在一個大森林裏，森林裏有蟒蛇，鱷魚，蜘蛛，跟數不清的小猴兒……

馬上尼基泰就顯出他是多麼勇敢的一個人了。

他很巧妙地躲開了一隻犀牛，犀牛把角撞進一枝

木棉樹，就在那個地方生了根了。

他也這麼巧妙地把一根籐杖插進鱷魚的嘴裏，鱷魚也在那個地方生了根了。他也是這麼巧妙地把一羣猴子的尾巴打了個總結——那實在有趣。

他把沙泥丟在一隻獅子的眼睛裏。他玩弄了一條蟒蛇，讓一隻破椅子替代了自己教蟒蛇吞下去，蛇就極死了。

要跟這些怪物打架，米諦亞還太小。他給嚇住了，馬上他發現他回到了屋子裏。解決了一隻瘋象過後，尼基泰從他的幻想的森林裏出來，他發現他跟米諦亞重又回到了家裏……

「我們開船了，米諦亞！張起帆來！」

米諦亞四周看看，看尼基泰說的是哪一種帆，他問：

「我們坐船去？」

「你猜對了，小傢伙。我們坐船去。快點兒準備，別帶用不着的東西。只要氈子，槍，跟一瓶牛奶。」

「我可以把球帶去嗎？」米諦亞問。

「不成。」

「那末鐵桶兒跟鐵錘呢？」

「不成。」  
「那末我那個機器人兒，跟他的手車——能帶去嗎？」

「不成。給我安靜點，別再問什麼了，不然，就把你留在這裏了。」

「那末布狗熊，我們不帶狗熊嗎？」米諦亞問。但是尼基泰不再在這些傻話上多花心思了。他急急忙忙地在做這次航行的準備。他從廚房裏拿了隻買東西的袋子，裝了兩牀厚氈子進去。

誰都知道，旅行家，跟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隨便到什麼地方去冒險，沒有不帶氈子的。

隨後他放進袋子裏去，這樸廳的鑰匙，兩隻蘋果，一小紙包鹽，一塊麵包，米諦亞的一瓶牛奶，他小洋槍上的彈藥，一把箭——都是很巧妙地上毒藥的，他把它們在廚房的泔水桶裏浸過了。兩把防身的劍，還有糖——把糖瓶裏的糖都倒進了一隻襪子。

尼基泰從他牀上拉下被單來，拿了掃帚，把被單兩頭繫在掃帚柄上，他們就有了一張挺好的帆。

隨後尼基泰跟米諦亞把自己從頭到腳都武裝了起來。

尼基泰拿着買東西的袋子，米諦亞拿着帆，他們

偷偷地往樓梯那兒爬過去，有一點兒可疑的聲音，他們就蹲到地板上。下了樓梯，砰的一聲開了門，他們跑出屋子。

他們到了齊達諾夫卡河邊的租船處，靠近特乞可夫橋。這個時候，吉布賽迎着他們來了。



### 吉布賽

吉布賽不是個真正的吉布賽——那種黑鬃子，耳朵上帶着耳環，肩上背着銅鍋子的吉布賽。這個吉布賽是一隻狗。他把

冰冷的鼻子在米諦亞臉頰上貼一貼，隨後伸出一隻爪子給尼基泰，很有禮貌的笑着。就像這個樣子。

吉布賽是一隻瘦瘦的獵狗。一種非常懇切的動物，是尼基泰跟米諦亞的好朋友。非常聰明，有一個齊達諾夫卡的孩子說這隻狗能說俄國話，但是不常說，只有他要說的時候才說。

一天晚上，在齊達諾夫卡河邊，吉布賽正在這個孩子的旁邊。他忽然說起話來，告訴這孩子他一生的故事。

「我生在克拉斯多夫斯卡島上。我很小就沒有

媽媽，我的童年過得很艱苦。

「孩子們拉我的尾巴，拉我的耳朵，還把我揀進池塘裏教我學游泳。貓兒們打我巴掌，用她們的爪子抓我。無論什麼時候，我想打母雞的食盤裏搶一點點吃的東西，她們就啄我。」

「但是我長大了，給這些苦難磨鍊得很強壯。有一個時候，我給波羅夫卡引上了至路，那是隻不走正路的小狗，他引誘我去搶肉店。」

「從店掌櫃那兒得來一塊羊肉，或者一段香腸，不能不說是很好的飯菜。你吃得那麼多，連搖搖尾巴趕蒼蠅都懶得動了。但是，有一個店裏，把秤錘子擲我。另一個店裏，割肉的砍了我一小段尾巴，還嚇我說，下次再去要把我切來做香腸了。真的，那些搶劫偷竊，給了我不少痛苦。」

「在一個院子裏，一隻跟小牛那麼大的狗來打我們，波羅夫卡的毛飛滿了天。我盡力設法逃，只有耳朵給撕破了。」「別再搶了，」我對自己說，我就做了一個人的傭人——給弔了起來，熬夜爲他叫。這樣，我坐在狗屋旁邊想了：「這多無聊呀，多糟蹋光陰呀。吉布賽，你甯了身子，換來一桶臭甜水……讓那個老頭子坐到狗屋裏來看他自己的財寶吧……」

「所以我離開了他，開始過飢餓的生活。我們狗是一盤散沙似的，個個都只爲自己打算。有一天，我躺在果樹園裏的陽光下面，餓得病倒了。尼基泰跟米諦亞走過，他們同情我，拍着我，給我一個麵包捲兒。我永遠忘不了那個光景。我把麵包捲整個兒吞了下去。我感激地玩給他們看，我怎麼會用兩條後腿走路。從此，我成了一個快樂的玩把戲的。我過着少年大衆的技藝家那種生活。我帶着親善的臉色到少年大衆跟前，叫一聲，翻一個筋斗，打起轉來裝做要遠自己的尾巴。這些把戲甚至於連我也要笑。看到一個保姆的話，我傷心地盯住她，眼睛裏帶着眼淚，一直到她明白過來，這隻狗是餓了。」

「都在這兒了，這是我鄙賤的一生的故事。」這樣，這隻出名的吉布賽迎着尼基泰跟米諦亞來了，正在他們想租一隻航行的小船的那個時候。

看守人，是個有部大鬍子的老船夫，穿着一件棉大氅，打租船處走出來。

他叫做潘可拉脫·伊凡尼支·伊索夫——卡拉索夫，他是米諦亞的老朋友。

「要一隻船？」他問。「假使我了給你一隻船，你淹死了，我的船就掉了呢？」潘可拉脫·伊凡尼

支·伊索夫——卡拉索夫，拉索夫吼起來，聲音這樣沉重，這樣粗暴，把米諦亞倒退了回去，坐到草地上，吉布賽大吼起來。無論如何，尼基泰總保持鎮靜。他打一隻洋火盒兒裏取出六十五個戈貝克，拿來交給船夫。還用他的信譽擔保不淹死，也不把船丟了。

潘可拉脫·伊凡尼支噉呀噉的在烟斗上噴了一陣子氣，抓抓鬍子，抓抓棉大氅底下的胸腔，最後同意



了，在租船處裏拿出兩支槳來。

他指給尼基泰的那隻船，外面漆的黃色，裏面漆的綠色，有一條紅的邊。這隻船叫做「麻雀」。

麩子，槍，帆，還有食物都背上了船。尼基泰拿着槳，米諦亞坐在舵那兒。潘可拉脫·伊凡尼支·伊索夫——卡拉索夫從嘴裏取出烟斗，用那粗魯的聲音對他們喊：

「推開來，水手們。」

這個時候，吉布賽跳進船裏，坐在正當中，他的狗臉露出了牙齒在笑……

「對你有好處的，吉布賽！」尼基泰說，「一起去。」

他推開船，「麻雀」離了埠頭，帶着三個旅行家，沿着風平浪靜的齊達諾夫卡河駛去，擦過低的綠的河岸。

### 跟鬚子打仗

沿着齊達諾夫卡河岸，是彼得羅夫斯基公園的高高的菩提樹跟垂在河面上的茂密的楊柳。

「麻雀」毫不費力地淌下去。中午了，天氣非常之熱。尼基泰駛近左岸，航在柳樹蔭下面。

## 泰斯爾托 · A

## 他指出了幸福之門 · 小俞

他很會講故事。他的故事是有魔力的，能叫聽的人忘了時間，從早聽到晚，都不想走開。

有一次，他又給小朋友們講木偶的故事了。他講到那些木偶被木偶戲院的老闆卡拉巴斯虐待，壓迫，講到小木偶鼻拉長吃盡千辛萬苦才找着那把金鑰匙。他說：「這把金鑰匙能打開一扇幸福的門。」

小朋友立刻嚷起來：「我知道了，打開那扇門，他們就得到無數的金銀財寶，够他們用一輩子，享一輩子的福。」

他搖搖頭：「不對！他們打開門，裏面是一個很好的戲院，比老闆那個戲院好得多。這個戲院屬於全體木偶，他們自己就是主人，他們誰也不受壓迫，誰也不享現成福，大家高興興的，在自己的舞台上演戲。至於那個兇惡的老闆卡拉巴絲，早就給關在門外邊，他的戲院自然也垮了

賽跑用的大運動場，白色的帳幕——陸軍學校的營房，看守人的破舊的草屋，那屋子近旁有雞在走來走去，小豬把背挨着水槽在摩擦，都落在後邊了。

兩匹大馬跑過公園，到湖那邊去。

一頭繫在樹上的山羊在吃草，她的小白羊兒，舉起前腳抓在樹上，想打枝子上扯下一片葉子來。

一隊少年先鋒隊，穿着短袴，在上面走過；帶了旗跟銅鼓。

一個給太陽晒得黑黑的人爬上樹，很快的在空中雙腳一跳，直竄到齊達諾夫卡河裏，游了過去。

隨後，孩子們在樹林裏出現了。他們扮着鬼臉，伸出了舌頭，搖着棍子，在演一些蠻子舞。

尼基泰馬上認出他們是蠻子。吉布賽大叫。米諦亞翹起他的下巴。

「嘩，船裏的傢伙！划攏岸來，我們要打你們的耳巴子。」蠻子喊，他們是黑妖怪。

誰都知道跟蠻子作性命危險的鬥爭，比屈服的活着強。所有出名的旅行家在他們的故事裏都這麼說。

「過來，我們要揍你！」他們叫，一大淘走過河邊上來。

「可憐的小東西！他們不上岸來呢，看看——



台。」

一位小朋友說：「我看過『木偶奇遇記』，那個故事不是這樣的。」

他說：「『木偶奇遇記』的木偶叫匹諾曹，這個故事裏的木偶叫鼻拉長。他們不過有點和像罷了。」

又有一位小朋友說：「我看過很多別的故事，他們總說得到許多財富才是幸福。」

他說：「鼻拉長生在一個新的時代的新的國家裏，在這裏，勞動是一種美德，每一個人都必需工作，不應該夢想憑空得到許多財富，成爲好吃懶做的廢物。你們要曉得：幸福之門就是工作之門。」

小朋友想了一想：「那麼，你這故事叫什麼名字呢？」

他說：

「就叫它做

『金鑰匙』

好了。」

後來，

『金鑰匙』

就成了一個

最有名的童

他們在一隻船裏！朝岸邊划過來！」鬚子們威脅地喊着。

吉布賽跳起來，冒火的叫。這在米諦亞說來是太利害了，太利害了，一剎那間，他要露出了下嘴唇，猛的哭起來了。

三個，四個，五個鬚子跳到河裏，站在齊腰深的水裏，打算用棍子來鉤住這個船。旅行家們的處境好像是完了，差不多沒有希望了。

尼基泰扔掉了槳，拿起他那把年老的可靠的弓。假如你要做一把弓，砍下一根柳樹條，用削鉛筆

刀刮掉樹皮，在樹條兩頭刻條槽兒。把它彎過來，用線把樹條兩頭連起來，只要普通的線就行了。但是假如你能找到牛筋，那就好得異乎尋常了。全都說了。

第一個人就用這樣的一把弓殺掉了第一隻猛獁。

特洛埃塔上射出一枝箭來，狡猾的希臘人巴里射中了阿基里斯的腳後跟；伊里亞摩洛門茨射中了所羅費，那個出名的強盜掠奪者，他蹬在七枝橡樹的頂兒上；在克萊賽地方的戰爭裏，英國人趕走了法國人；他們的箭射進爵爺跟他坐騎的盔甲裏。

這時候，尼基泰拿起這個可怕的武器，從腰帶下面抽出一枝上了毒藥的箭來，搭上弦，身子往後仰。

話。這本書翻成了各種文字，排成了孩子們夢看的話劇，也拍成了精彩的電影。

他，這個講故事的人，就是鼎鼎大名的蘇聯作家 A·托爾斯泰。

A·托爾斯泰生在一八八三年。那時候，俄國還被沙皇統治着。俄國的人民受着專制沙皇的壓迫，就像木偶們受卡拉巴絲的壓迫一樣。

托爾斯泰和許多被壓迫的人一起，找着一個金鑰匙，這就是反抗專制的革命。革命者所遇到的困難，所吃的苦頭，都比鼻拉長和木偶們多上許多倍，可是他們終於成功了。他們用革命的金鑰匙，打開了俄國的幸福之門，門裏面是一個自由平等的蘇維埃社會。

托爾斯泰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本來，這樣一個用人民的血汗建立起來的國家，怎麼能不愛呢？他說：「愛國主義不只是對祖國的一種愛，這要大得多。」他以為：應該使祖國成爲一座燈塔，爲全人類指出一條走向將來的道路。他叫大家相信，這個將來，叫大家爲自己，也爲後代，去創造這個將來。

一九四一年，德國突然進攻蘇聯。六十歲的托爾斯泰帶着極大的憤怒，參加了保衛祖國的戰爭。他反對希特勒瘋狂的法西斯主義，他親自到前線去，在敵

用所有的手勁張滿了弓，往靠船最近的一個轆子射去。

在廚房泔水桶裏上了毒藥的箭，正射在那轆子的肚皮上。

「你這個妖怪，」轆子哼起來，轉身直往岸邊爬上去。那時候米諦亞發出一個要震聾別人耳朵的尖叫，表示高興……

祇有他會這個樣子尖叫，他爲這個刺耳的尖叫挨打挨罵，也不止一次了。

吉布賽亂吠着，用爪子把船搞得搖搖幌幌。尼基泰拿起另一支箭，瞄準一個快要下水來轆子，射在他沒有遮擋的背脊上。





人的大砲聲裏，在同胞的苦鬥中間，用筆，用口，去激勵大家。

一九四五年二月，蘇聯軍隊已經接近勝利了，正預備圍攻柏林；不幸托爾斯泰就在這時候逝世了。他是蘇聯文學界的將軍，竟來不及看見光榮的勝利。

他一生不斷地工作，工作得那樣多，那樣好，簡直像神話裏的傳說一樣。他寫過許多給孩子們看的故事和小說，寫過幾部偉大的長篇小說，寫過許多有力的詩篇，也寫過許多政治論文和宣傳小冊子。他所寫的「彼得大帝」和「在苦難中進行」都得過史大林文學獎金的一等獎。

然而他不僅僅是一個了不起的作家。他的成績並不限於文字方面，他做起事來和寫東西一樣出色。他是蘇聯科學會的社員，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對外文化協會文學部的部長，也是調查法西斯罪行非常委員會的委員。由於他的這許多功勞，蘇維埃政府給他兩個獎章：紅旗勞動獎章和最高榮譽列寧獎章。

托爾斯泰死了，他的理想並沒有死，也決不會死。他所指出的幸福之門會被大家所認識，一切還在幸福之門外面徘徊的人都要跟他走去。正如他所說：「這是永恆地死去和永恆地誕生的人流。」

「噓，噓！」這倒毒的蠻子叫。

第三支，第四支，第五支箭飛進在岸上演滑稽戲的野鬼淘裏。蠻子哭哭啼啼在箭雨之下敗退了。

有一個，最小的一個，連褲子也沒穿，合撲撲倒下去，直叫：

「媽——媽！」

正在這時候，河水把船從戰場上帶開了。尼基泰把弓放在旁邊。他的耳朵還很紅，就像兩片番茄。

旅行家很安全。

應該記得，旅行家時常從一個危險裏脫身出來，只是爲了碰到另一個危險。沒有比克服危險，勇敢的駛向前去找新的冒險，更使人稱心了。（下期續完）

最受歡迎的童話

# 金鑰匙

A 托爾斯泰著  
王 易 今 譯

再 版 出 書  
每 冊 定 價 二 元

開明書店



# 皇帝和告示的故事

斯人

「這不過是個很舊很舊的故事，

但是，這些話卻一次又一次的說着。」

——安徒生

你愛聽故事嗎？

我願意跟你講個故事，可是你得先答應我一個條

件。

你說：「一個條件換一個故事？算數，把條件說來吧。」

猜猜看，是什麼條件？不是向你要一塊糖吃，也不是要你聽完了非拍手叫好不可。我只要你想像，想像我就坐在你的面前。

我要你這樣想像：咱們坐在一起。我坐的方凳兒，你坐的小板凳，你的手就巴在我的膝蓋兒上。你望着我，看見我的眼珠裏有一個「你」也正在那兒望着。我望着你，自然，在你的眼珠裏也有一個「我」。我揚一揚手，皺一皺眉頭，或者閉起眼睛，假裝想一

想，你全都看見。還有，頂要緊的，你得插嘴。我嘩啦啦講得起勁的時候也許給你找着了一個錯兒，那你不該瞞我，你要大聲的說：「什麼，是這樣的嗎？」「不對，我從來沒聽過。」有時候，我也許把一些有趣的事兒忘了，也許在該是有聲有色的地方說得平淡無奇，那你就該幫我的忙，幫我想一想，要怎麼說才好？不是在肚子裏想，想了要說出來，我也要聽呢。

好，這就算是咱們倆合作講故事。

「從前……不，不是從前，不管什麼時候吧。有一個國家，」我頓了一頓，「一個有皇帝的國家。」自然，你早就知道了什麼叫皇帝，我從你的眼睛裏看得出來，因為你一點也不覺得新鮮。

這是一樁非常奇怪的事。你聽了也許會說，有什麼奇怪，很普通呀，是有皇帝的國家都這樣。可是你要是想一想，也就跟我一樣覺得奇怪了。一個國家有許多許多人，皇帝只是一個人，可是國家倒是皇帝的，不是許多許多人的。這奇怪不奇怪呢？好，不管奇怪不奇怪吧，我們講下去。

「這個皇帝有很多很多錢——不是現在咱們花的鈔票，是金子。人家說：『東西多了，也就賤了，』這句話不一定對。這個皇帝錢越多越愛得就像命根子一樣。對了，你收過郵票沒有？收過畫片兒沒有？收郵票，收畫片兒總愛多，多，多。這個皇帝對錢，就像收郵票一樣。他想，『我要所有的錢。』所有的錢是多少呢？你寫一個阿刺伯的一字，後頭九個圈，十個圈，十一個圈……一連串的打下去吧，所有的錢是寫不完的。

「那麼皇帝有了所有的錢沒有呢？沒有。瞧，百姓們賣米花的，不是錢嗎？百姓們做衣裳花的，不是錢嗎？百姓們進戲院，上館子，用來玩兒樂的，不是錢嗎？皇帝看他們花錢，心裏很不樂意，他想：『所有的錢都該是我的，所有的錢都該由我來花。』」

你很快的接一句：『那麼他就去向老百姓拿了！』

「自然囉。每天，每天，皇宮前面貼出新的告示，開頭寫着兩個大字『上諭』。底下呢？底下沒有人看下去了。望到這兩個朱砂大字，老頭兒就搖搖頭，年青人就嘆着氣，婦人們早淌下眼淚來。大家心裏都明白。『唉，又要錢了！』在這個國家裏，誰又會見過不要錢的告示？

「這一下我要說到那張告示了。告示就像神話裏的巨人一樣，天方夜譚裏的神燈一樣。皇帝心裏想做什麼事，一張告示貼出去，事情就辦妥了，你再也想不到有那麼容易。告示說：『拿錢來！』錢就從種田的，做工的，教書的，挑擔的，做買賣的，賣唱的，耍把戲的，各式各樣的百姓的荷包裏掏了出來，一把一把交到皇帝那裏。告示又說：『拿錢來！多，多，還要多！』百姓敲緊了扁頭，哭喪着臉，心裏想：『這樣子下去，家裏連飯也要開不出了！』可是，手又不自由主的伸進荷包裏，摸索着錢。

「這樣，告示成了百姓們心上的石頭，惡夢裏的妖怪。據說，有一個老頭兒，病得快要死了。兒子，媳婦圍着牀在掉眼淚。老頭兒可勸住他們，『別……別哭，我高興呢。我再不會看見那個東西了，再……再不會看見了。』大兒子擦擦眼睛，傷心地問：『什

麼？」「告……告示！」老頭兒說得很響，就像熬了老大老大口氣。」

你忽然喊起來，「出了毛病了！」

我猛一下頓住，簡直給你搞得莫名其妙。我睜大了眼睛直望着你。

你皺着眉頭說：「早就不對了。告示有這麼利害，皇帝一定會出張告示，叫百姓們一下子把所有的錢都掏出來，讓他那些大倉庫，小倉庫，箱子，櫃子，棚，地板縫，一下子都塞得滿滿進滿出。那樣，他不就樂意了嗎？」

「咳——你不知道，皇帝懂得一個道理。他說：『田裏種出來的是金子，廠裏做出來的也是金子。五穀跟商品都是錢呀！』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心裏總非常苦痛。因為他實在想一下子要了所有的錢，可是假如百姓窮得什麼也沒有了，百姓就會一個一個死掉。百姓死光了，誰來種田，誰來做工呢？『唉，偏偏田裏種出來的是金子，廠裏做出來的也是金子！』」

「所以，皇帝的意思是容許每一個百姓每一個月留十塊錢，有了這十塊錢總能過日子了，總能活下去，總能種田做工了。這個主意打定了沒多久，有一天，皇帝一手托着下巴，伏在桌子上出神。忽然，他

把桌子一拍，「對了，爲什麼一定要十塊錢呢，九塊錢不也能過日子了嗎？」他跳起來，出一張告示，一個人每月只許留九塊錢，其餘的，拿來。告示出了半個月，一個晚上，皇帝醒過來，在牀上翻來覆去，再也睡不着，「爲什麼要九塊錢呢，八塊錢不也够了嗎？」第二天一早，就有新的告示了，每個人每月只許留八塊錢。然後，七塊錢，六塊錢……」

你插嘴說：「這就跟呆女塔送靈的故事一樣。」我說：「那不過是個笑話，還可慘得很。每一回告示下來，百姓們都緊一緊褲帶，少吃半碗飯。年青人身上沒有力了，孩子們臉上沒有肉了，母親奶子裏沒有奶水了，小娃兒在懷裏叫喚，直叫得眼睛裏沒有淚水了。」

你說：「要是我，我就不把錢交出來。爲什麼一定要交呢？」

「爲什麼？大家都交的。有那個告示。」

「我偏不交，我把錢藏起來，藏在枕頭底下，不，不，藏在牆壁裏。我取下一塊磚來，把錢放進去，又按上磚，誰也看不出。」

「那麼，皇帝就要出一張告示，說誰敢不交錢，就要抓起來。抓起來審問。問他爲什麼搗亂。」

「要是我還是不交呢？」

「皇帝會出一張更利害的告示，說十家人家裏頭，有一個人不交的話，把十家人全抓起來。這樣，你隔壁的朱老太太就要跑到你家來了，『小哥哥，你不能連累了我們呀，你看，我們老的老，小的小。這樣的日子已經過不下去了，還經得起什麼風吹草動嗎？』東頭的陳先生也會跟你說：『交了吧，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反正大家都一樣，日子過得苦一點就苦一點吧。』黃三省的媽也會跟你說：『這年頭，別惹什麼禍水了，圖個太平還不容易呢。』大家一說，你就只能交了。」

你當我在開你的玩笑，「不說笑話。真的，要是我還是不交，皇帝怎麼辦呢？」

「不說笑話，真的。假如我是皇帝，我就這麼辦。」

「可是朱老太太陳先生他們，真會叫我把錢交出來嗎？不，不會的。他們跟我很好的。他們朝我說：『不交吧，咱們都不交吧。』他們還要跟我們一甲裏的人商量，大家都不交。我們的錢，是我們爸爸，媽媽，哥哥掙來的，是掙來過日子的。不是掙來交給皇帝的。」

「你們一甲不交？好，皇帝馬上下命令，把你們一甲人抓來，關進監牢去。你知道命令是什麼？命令跟告示，就是雙生子，告示什麼事都能辦，命令也什麼事都能辦。命令說：『抓！』你們就給皇帝抓來了。命令說：『關起來！』你們就給皇帝關起來了。命令還要說『殺頭』呢！」

「要是我們一保人都不交，皇帝能不能抓呢？」

「能！一保人只有千把個，皇帝下命令：『抓，統統抓起來！』一保人就抓住了。」

「可是，假如我們一連保人，一縣人，一省人，統統不交呢？我們看着皇帝的告示就都瞪白眼，都不摸荷包掏錢，都把錢藏起來。對，我們全國的人都不交，皇帝也要下命令抓嗎？」

「也要下命令抓。」

「叫誰抓呢？」

「軍隊呀！軍隊提了機關槍，拖了大砲，駕了飛機，坐了鐵甲車，頂要緊的，是拿了皇帝的命令，一下子把人都抓走了。」

「不對。王先生的兒子是軍隊，張大力的哥哥也是軍隊。他們就來抓自己的爸爸，抓自己的弟弟嗎？」

「有皇帝的命令呢！」

「王先生會叫他兒子不管命令的。所有軍隊的爸爸媽媽都會叫他們不管命令的。那麼，皇帝就不能抓我們了。我們就可以不交錢了。」

「軍隊不會不聽命令的。」

「會的。他們怎麼能抓爸爸媽媽呢？」

「那麼，皇帝會下命令，把軍隊都抓起來。」

凱西的作者

## 傑克·倫敦

·克明·



傑克倫敦是美國人。他的父親很窮，很早便死了，那時傑克倫敦還是個十歲左右的孩童。

父親棄世之後，傑克會做過報童，後來又進了一家罐頭工廠做工，可是那裏的工作異常繁重，他不得不放棄了這個不能勝任的工作。他覺得海上的生活對他也許要相宜些，因此去當海船上的水手，在太平洋各島嶼間航行。有一次，他聽見人家說阿拉斯加發見了金礦，就

「命令誰呢？」

我想了一想，「軍隊。」

「軍隊不是不聽命令了嗎？我早說過軍隊不聽命令了。」

我想了好半天，我想不出什麼來，故事別講下去了吧。

「什麼？」你說，「這個也算故事嗎？」

跑到阿拉斯加去充當挖金子的工人。他滿以為挖金子的工作能使他立致富。然而一切並不像他想像中的那樣順利，金礦並沒有給他好幸運。但是北方的那種冰天雪地中的生活，卻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他開始和印地安人及獵人們交往，到各處去遊歷。後來他便將他的見聞寫了許多遊記和故事，這些作品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後來，他在鄉間購置了一些田地。但是他不安於那種毫無生氣的地主生活，於是買了一隻馬達帆船，重度海上生涯。

傑克倫敦是個富有精力的人，他從來沒有在困難和失敗之前低過頭。他的作品中的主人翁，也常常像他自己一樣具有堅強的性格。

# 凱西

傑克倫敦作  
克明譯

很久以前，凱西住在北極海的邊上。在他做酋長的那些年中，部落裏是那樣的幸福和快樂；他死了之後，各處人依然尊敬他，他的名字掛在每個人嘴上。到現在，離開凱西的時代已經很遠了，所以他的名字只有老輩們記得。關於凱西的許多傳說，是老輩們的父親告訴他們的，而他們有時也將這些傳說告訴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們。在昏暗的冬天裏，風在冰封的大地上打唿哨，空中滿佈着飛舞的雪花，沒有一個人敢走出自己的帳幕——那正是講述凱西怎樣從一個最窮困的人做到酋長的最適合的時候。

凱西是個大膽的孩子——傳說中這麼說。那是他第十三次看到太陽的時候。——他們用這方法計算年歲，因為在每一年的冬天，太陽躲起來了，大地就沈沒在黑暗中。直到下一年，爲了人們獲得溫暖和相互看到面孔，太陽才又回來。

凱西的父親是個勇敢的人，他跟一頭巨大的北極熊惡戰，受了重傷死了。因爲部落裏的饑饉，他出去捕熊，在激烈的戰鬥中，他和大熊扭成一團，以致折斷了肋骨。部落的裏人卻仗那頭大熊的肉度過了饑饉。凱西是獨生子，他父親死了之後，便同母親在一起過活。

可是，大家忘記了他父親的勳績。因爲凱西還是個孩子，而他母親又是女流，他們也很快地被遺忘了。從那時起，他們便住在部落裏最破舊的帳幕裏。一天晚上，在酋長葛洛西·克望的大帳幕中的會議席上，凱西表現了驚人的倔強和「丈夫氣概」。他以成人似的態度從位置上站起，等待嘈雜的喧嘩聲靜下來。

「是的，大家會把肉送給我和我的母親，」他說。「但是，那幾乎全是老的，粗劣的，而且夾着許多骨頭。」

獵人們——白髮的老頭兒和強悍的小夥子們全都給驚住了，他們沒有料到一個孩子能像成人一樣的說話，而且膽敢當面提出嚴重的抗議。

凱西仍舊很堅定地，有條有理地繼續說下去：「我知道，鮑克，我的父親，是個出名的獵手。」

人家說，鮑克一個人牽回來的肉比兩個好獵手帶回來的還要多。他親手分割那些肉，親眼監視着，爲的要每一個老頭兒老婆婆都能得到他們應得的一份。」

「喂！喂！」人們喊着，「把這孩子趕出去，讓他睡覺去。和大人們說這樣的話，他還太小哩！」

當人們叫罵的時候，凱西靜靜地等着。

「你是有妻子的，伍格洛克！」他說，「你可以替她說話。啊！你也是有妻子的，馬斯蘇克！還有老娘，你也可以替她們說話。我的母親除了我可沒有別人了。這便是爲什麼我要來說話的原因。我是說，鮑克是爲了全體民衆死的；因此，部落裏有肉的時候，我——他的兒子，和阿依凱嘉——我的母親，他的妻子，應該得到我們應得的一份。」

他停下來，靜靜地聽着憤怒的風暴——對他所說的話的反響。

「在哪兒聽到過，小孩子也可以在會議上七張八嘴的！」老傢伙伍格·洛克喃喃地說。

「難道乳臭未乾的小娃兒都可以來教訓我們大人了嗎？怎麼？」馬斯蘇克用粗暴的聲音問。「甘心讓一個孩子來嘲弄自己，那還算是人嗎？」

憤怒達到了頂點。大家命令凱西去睡覺，並且恐

嚇他，說要剝奪他所應得的一份，爲了懲處他的驕橫，還要打開他的皮。凱西的眼睛睜得圓圓的，由於充血而發紫了。在喧嘩達到頂點的時候，他站起身來。

「聽着，你們這些大人！」他大喊道。「從今以後，我決不願意再在會議上說什麼話了，除非你們到我這裏來說：『我們需要你，凱西！我們這兒希望……』你們記住了，我最後的一句話：鮑克——我的父親，是個有名的獵手，而我，也要去，也要去打獵。我要教你們知道，我帶回來的東西，是公平分配的。到了那時候，再不會有一個寡婦或是一個弱者，因爲沒有東西吃，在深夜裏哭泣，也不會有一個強有力的人，因爲吃得太多，發起哼來。大家都以爲吃得太多是一種恥辱。這是我凱西說的！」

譏嘲和輕視將他逐出帳幕，但是他咬緊了牙齒，決不變更自己要走的道路。

第二天，他沿着冰和土地相間的海岸走去了，有人看見他帶着自己的弓和許多骨尖的箭，肩上擡着一枝他父親用過的大標槍。這種動機是極其可笑而有趣的。從沒有聽見過，像這樣年幼的一個孩子，尤其是獨自一個人出去打獵。漢子們搖着腦袋，並且譏諷



他。娘兒們卻以同情的眼光望着阿依凱嘉的沈着而悲戚的臉。

「他就會回來的，」娘兒們安慰她說。

「讓他去——這正好教訓教訓他，」獵手們說。「他很快就會回來的，以後他說話才會軟一些，緩和一些。」

他走了，一天又一天。第三天，野外起了狂風，而凱西還沒回來。阿依凱嘉呼號着，臉上沾滿了海豹油的污煙。娘兒們指摘漢子們，責備他們不該這樣愚蠢的跟一個孩子爭吵，以至把他逼死。漢子們都默然了，只得準備待風暴停止以後，去找尋這孩子的屍體。

第四天清早，凱西卻走進村裏來了，他光榮地回來了，肩上揹着沈重的熊肉。

「喂！你們漢子們，快帶了雪橇和狗，依着我的足跡走，從這兒去有一天的路程，」他喊道。「那裏，在冰上，有許多肉——母熊和小熊的。」

阿依凱嘉快樂得發瘋了，但是他莊重地去迎她，十足像個大人模樣。

「去準備吃的東西罷，阿依凱嘉！吃完之後我想睡一下，我累了。」

於是他走進自己的帳幕，大吃了一頓，睡了足足二十個鐘頭。

起初，人羣中充滿了疑惑和爭論。捉白熊已經是很危險的了，母熊和小熊在一起的時候，更要危險五六倍。漢子們都不能相信，一個孩子——凱西能獨個兒完成這樣的奇跡。但娘兒們爲了要使他們相信，告訴他們凱西擄回來的熊肉怎樣的鮮嫩，來證實這是真的。結果，漢子們只得一面埋怨着一面出發去找尋熊肉。他們埋怨的是：假使凱西說的是真話，那麼他顯然忘了一件事；他應該立刻把熊的肉從骨頭上割下來。在北方，野獸一打死必須立刻把肉割下來，否則肉凍僵了，再鋒利的刀也切不進去了。並且，拖着雪橇，揹着熊的屍首，在積雪的山坡上走，也是不容易的事。

到了凱西所說的地方，他們不但找到了打死的熊（他們曾經懷疑過能不能找到），而且看到那割下來的熊肉，切割的手段像出於一個道地的獵手。

凱西開始神祕起來了：第二次，他又打了一頭年青的大熊，此後，又是一頭雌的和一頭雄的。他離開了村落，通常是三四天不回來；有時他在冰雪封蓋的原野上，就擱整整的一個星期。可是他老是拒絕任何

人同去，這使大家感到驚異。

「他怎麼搞的？」男人們互相問着。「他從不帶狗，但是要知道，打起獵來，狗的用處是極大的。」

「爲啥你老是打熊？」葛洛西·克望笑着問。

「大家都知道，熊的肉頂多啊！」凱西給了一個適當的答覆。

部落裏開始相信起「妖法」來了。

「是惡鬼和他在一起打獵啊！」他們這麼斷定。

「所以他每次出獵運道總很好。假如沒有凶惡的魔鬼幫助他，他怎麼能呢？」

「也許是凶惡的魔鬼，是和善的魔鬼，」另一些人說。「大家都知道，他父親是一個能幹的獵手，也許是他父親的鬼魂使他成爲這麼利害而細心的好獵手的。……誰知道呢！」

但是幸運之神看上了凱西了。常常是這樣的：少數幾個幹練的獵手忙著運輸凱西所打死的熊，他自己公正地分配熊肉。他公正得像他父親一樣，務使最老的老婆婆和老頭子都能够得應得的一份，而留給自己的僅是最起碼的。由於他的公正和打獵勇敢，大家用敬畏的眼光看他了。要是老葛洛西·克望死了要舉他做領袖的議論也散播開來了。現在他們希望他再

來出席會議。但是要去邀請他，大家感到有點慚愧，而他又不願自己跑去。

「我想爲我自己造一個帳幕，」有一次，他對葛洛西·克望和幾個獵手說。「那是一個大帳幕，在那裏，我和阿依凱嘉將愉快地住下來。」

「好！」他們鄭重地表示贊成。

「可是我沒有時間，我的事情——打獵，佔去了我全部的時間。所以我們村裏的男男女女，只要是靠着我把回來的熊肉過活的，都該來幫我造帳幕，那才是公平的辦法。」

帳幕造成了，比葛洛西·克望的營幕更宏壯。凱西和他的母親遷進了新居。在那裏，阿依凱嘉從鮑克死後第一次獲得滿意的安息。她不僅享受了安靜與舒適的生活，並且享受了她的地位和境遇——那全是她那非凡的兒子努力的結果。她已成爲全部落中首屈一指的婦女，娘兒們總到她那兒去開會。她們之中有和自己的丈夫起了爭論的，也總向她請教。

但是，男人們對於凱西的神祕的奇跡，仍舊有莫大的興趣。

有一次，伍格·洛克當面——他關於妖法的事。

「有人說，」他低低地說，「你帶着一個凶惡的

魔鬼，所以你出獵運氣總是好的。」

「難道我帶回來的肉是壞了的嗎？」凱西回答。

「難道村裏有誰吃了肉害了病嗎？否則，你說這樣的話，完全是妒忌我！」

伍格·洛克狼狽地走了，娘兒們嘲笑着他。

爲了要知道他究竟是怎樣打獵的，在一次夜間的會議裏，他們作過漫長的討論。他們決定在凱西出去打獵的時候，派兩個人跟在他後面去偵察。凱西像往常一樣出去打獵了，皮姆和鮑恩——兩個年輕人，部落裏最利害的獵手——以種種方法尾隨着他，不讓他發覺。經過了五天，他們回來了，他們的眼睛張得大大的，因爲急於要報告他們所看到的，他們的舌尖都顫抖了，他們很快地在葛洛西·克望的帳幕裏召集了會議。皮姆開始說：

「弟兄們：你們命令我們去尾隨凱西，我們很小心，並沒有被他發覺。走了半天，他遇到了一頭壯熊，那是一頭很大的熊……」

「我從沒有見過那樣龐大的熊，」鮑恩插嘴說。「熊並沒有想要戰鬥，牠轉了個方向，慢慢地向我們走來了。而凱西毫無恐懼地大步前進，嘴裏大聲喊着，手舞足蹈地，直對牠走過去。」

「這樣，」皮姆接着說，「凱西直對着牠走過去，那時熊便向他衝去。凱西開始逃跑，一面跑，一面把一個小球拋在地上。熊停下來把球嗅了一下，即刻把它吞了下去。凱西繼續逃，隨時把小球丟給熊，熊把小球一個個吞了。」

大家發出懷疑的呼喊，伍格·洛克更公然表示不相信。

「這是我們親眼看到的！」皮姆聲明。

鮑恩也保證：

「真的，親眼看到的。這樣做了很久，那頭大熊忽然直站起來，因爲痛楚而大聲嘶叫起來，並且粗暴地將前足蹬着，而凱西繼續保持一段安全的距離。那熊忍受着痛楚，不能再把注意力對付他了，由於那些小球在牠肚裏……」

「對，在肚裏，」皮姆打斷了他的話頭。「牠抓着自已，又像一隻小狗似的在冰上蹦着跳着，痛苦的咆哮着，尖叫着，我從沒有見過這種樣子。」

「真的，我也從沒有見過這種樣子，」鮑恩搶着說。「而最重要的——竟是那樣龐大的一頭熊啊！」

「妖術！」伍格·洛克發表他的意見。

「我不能斷定，」鮑恩回答道，「我只是將我親

眼看到的說出來。不久以後，那頭熊衰弱下來，疲倦下來了，因為牠很笨重，每次躡跳必須用極大的力。牠沿着海岸怒吼，緩慢地擺着頭，有時蹲下身子來呻吟，號叫。凱西跟在熊的後面，我們跟在他後面。這天我們就這樣地走了一天。這樣一連三天，大熊已精疲力盡了，仍舊不斷地痛苦地吼叫着。」

「這是妖術！」伍格·洛克大喊道，「毫無疑問，這是妖術！」

「也許！」

皮姆補充鮑恩的話：

「那熊一忽兒往這邊走，一忽兒往那邊走，一忽兒前進，一忽兒後退，一忽兒又兜圈子。終於在一個地方躺下了。凱西先從牠身旁邊走過。現在牠已經無能爲力了，爬都爬不動了。凱西便走近去，用標槍將牠斃死。」

「後來呢？」

「後來凱西將熊皮剝下來。我們爲了要報告凱西究竟是怎樣打獵的，便跑回來了。」

就在那天下午，男子們在開會的時候，娘兒們拖來了熊的肉。凱西一回到家裏，一個使者送來了請帖，請他去出席會議。

凱西要他帶信回去，說他正餓得很，倦得很。要是願意的話，他的帳幕倒够寬的，儘可以容納這麼多的人。他希望這個會議能在他的帳幕裏舉行。

此強烈的好奇心，竟使全體會衆以及葛洛西·克望都移到凱西的帳幕中來了。凱西正在用膳，立刻恭敬地迎接他們，並按着長幼的次序請他們就座。阿伊凱嘉有點驕傲，有點興奮。凱西卻十分鎮靜。

葛洛西·克望把皮姆和鮑恩所說的覆述了一遍，最後用嚴厲的聲來結束：

「因而，凱西，你應當對我們說明，你究竟是怎樣打獵的，這裏面到底有沒有妖術？」

凱西抬起了眼睛，微笑着說：

「沒有，呵，葛洛西·克望！一個孩子哪裏會知道什麼惡鬼呢？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僅僅想出了一個打熊的好法子，就是這樣，那是機智，不是妖術。」

「每個人都能這樣做嗎？」

「每個人都能！」

靜寂了好一會，大家互相望望，凱西繼續用膳。

「這……這……你告訴我們，呵，凱西！」

「是的，我將告訴你，」凱西伸了伸頭，站起來

說。「這很簡單，哪！」他拿了一根細小的鯨鬚，讓  
大家傳觀。鯨鬚的一頭尖銳得像針一樣。他小心地將  
它捲成一圈，握在手掌裏，再突然將拳放開——鯨鬚  
立刻彈直了。他又拿了一塊鯨油。

「這個，」他說，「應當拿一小塊鯨油，這樣，  
把它搓圓。然後將鯨鬚插在裏面，就這樣好好地捲起  
來。在鯨鬚的上面再包一塊鯨油。然後，將這個小球  
放在冷的地方，它便凍成一個小圓球了。熊吞了這個  
球，鯨油一融化，鯨鬚彈將開來，熊便痛起來了。等  
到牠完全無力的時候，您便可以用標槍把它戳死。這  
是很簡單的。」

伍格·洛克叫起來：

「啊！」

葛洛西·克望也叫起來：

「啊！」

每人都說：現在疑團頓釋，全都懂得了。

關於凱西的傳說就是這樣的。很久以前，他住在  
北極海邊上，由於勇敢和機智，他從一個「破落戶」  
降到部落裏領袖的地位。在他活着的那些年代中，他  
的部落裏沒有一個弱者，也沒有一個寡婦在夜裏因飢  
餓而哭泣。

# 中學生

零售二元五角  
定半年十五元

一八五期(三月號)要目

- 拉鐵摩論我國學生運動……………彬然  
中學生的生活學習……………孫起孟  
讀「飛」……………聖陶  
人是一種無限的力量……………蘇·伊林著  
電子管的構造及其應用……………顧均正  
雞蛋直立……………沈維道  
又一部詩歌總集——樂府詩集……………徐調孚  
談文藝批評……………李廣田

(上接一七頁：越南——東方的寶石)

各進步黨派的指責，就是法總理勃魯姆自己也說，  
「舊殖民地制度是陳腐的制度。」在法國人民沒有得  
到完全的勝利之前，法國是不會完全放棄殖民地制度  
的。帝國主義國家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利害本來是共  
同的，是互為影響的。要消滅殖民地制度，只有讓這  
世界變成完全的人民的世界。

開明書店印行

# 生活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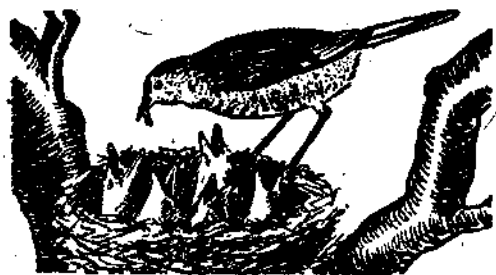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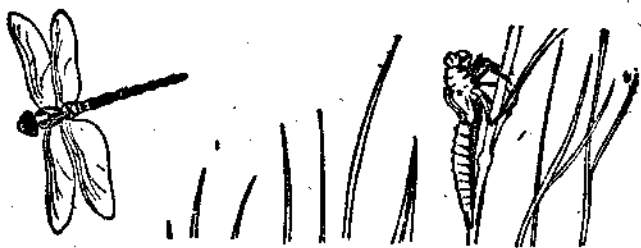
宋慕法

你見過蜻蜓的第一次飛行麼？那真可說是一種奇觀。一向在池底或河底生活的蜻蜓的幼蟲爬上了草莖，背部裂開來，長成了的蜻蜓便從裂縫爬出來，讓自己的翅膀在陽光裏曬乾，等到翅膀一伸直，立刻飛入空中。從沒有人教過牠飛，也沒有人教過牠吃，可是各種維持生活的工作，牠都能自動地做，無需學習。蠶寶寶也如此，牠們從來不曾見過自己的父母，當然無從效學；可是時機一到，牠們都知道吐絲結繭，雖然不曾學過，做起來卻一點也不會錯。

除了蜻蜓和蠶寶寶，專靠本能生活的動物當然還很多。牠們的神經會教牠們怎樣尋找食物，怎樣避免危險，怎樣產生後代，好像本能是萬能似的。但大部分的動物，牠們的神經都有一種不同的安排，必須次第學習生活，不能光憑本能。

有些動物甚至於還得學會怎樣吃，怎樣辨別哪種食物可以吃，哪種食物不可以吃。小鳥的啄食固然憑藉本能，但啄的時候難免把砂礫也啄進去；所以專憑本能，並不能啄到牠們所要的東西；因而牠們必須用「試探」的方法不斷地學習。學習的時候，需要牠們父母的幫助。有些鳥類，在小鳥還沒有長成到能够自己尋找食物之前，牠們父母得把食物放進牠們的嘴裏去。

至於幼小的哺乳類動物，初生的時候，更只能憑着本能吃牠們最初的食物——母親乳房裏特為牠們預備好了的奶汁。吃奶當然不需要教，健康的小貓，小兔，小牛，和我們的小寶



實都會，只消用嘴銜住母親的奶頭，一口一口吃着就行。但斷奶的時候（即牠們開始吃別的食物時候），牠們就需要父親或母親幫忙了。要小兔知道草可以吃，紙不可吃，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的。總之，哺乳類動物都得從學習而知道哪種東西嗅起來氣味好，哪種東西可口，哪種東西不能吃。

至於我們的小寶寶，吃的問題更複雜了。他不懂需要學習什麼東西可以吃，還得學習應該在什麼時候吃，而且不要吃得太雜。假如你有小弟弟小妹妹，你就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要學會這一切，非用好幾年的功夫辦不到。

走路也是這樣，雖然大部分的四足動物都用不到學，例如小羊，小牛，小馬等，一生下來就會走；可是兩足動物就沒有這本領了。例如小雞，剛剛出殼，差不多是不能平衡自己的身體的；走起路來，不得不拿小翅膀當前腿，半走半飛的，直到經過好幾次的練習之後，才能正確地走着。至於人類的小寶寶，那就更糟了，非到一年或一年多之後，簡直不會學步；而且就是一年之後，脚步還是不穩的。

說到飛，有的動物學起來固然很容易，有的動物卻未必。例如小燕子，不必父母教導便會飛，好像小

鴨兒，一出殼便會游泳一樣；可是大部分的鳥兒卻非母親幫忙不可。例如老麻雀要小麻雀飛，常在小麻雀面前銜着一塊好吃的東西引導牠們。鸚鵡雖然沒有這樣細心，也得把雛兒推出窠去，使牠不得不飛。不過有些採用這辦法的鳥兒，在把小鳥推出之後，很快地飛在牠們下面，以免牠們跌下去受傷。大部分的鳥兒，已經飛得起了，還得費長長的一段時間，才能把這本領完全學會。

破壞也是生活的學習方式之一。這聽起來似乎很奇怪，但事實確是如此。因為只有把東西拆成碎片的時候，才會知道這些東西的構造。科學上的發明不就是這樣的麼？所以小鳥常常把牠們的窠毀壞，給母親添出許許多多的麻煩，害得牠們不得不時時加以修理。小貓小狗，尤其是我們的小寶寶，他們的破壞性更大。當然我們不能讓他們破壞一切，但我們應該給他們一些舊紙片之類的東西，使他們可以破壞。要是他們沒有足夠的機會扯碎東西，他們是永久不會知道世界的構成的。假如他們不了解世界，他們又怎麼能夠在世界上生活呢？

除了上面所說的各種學習方式之外，遊戲也是極重要的一種。你一定看到小貓怎樣在棉紗團後面追逐

# 峯成側嶺成看橫

## 一 峯 峻 王

我的名字叫小五，一個弟弟叫小六，兩個妹妹，一個叫小燕，一個叫小娣。今天媽媽回來給我買了一副算學棋盤，棋子是圓的，每一個棋子上都刻着一個數目字，從1到20。媽媽給我們之後便做飯去了，她沒有告訴我們怎樣玩法。我們四個雖然對這一套玩具有覺得很高興，可是誰也沒有想出什麼花樣來。

突然小燕發言了，她說：「我有個新發現。」

「什麼？」小娣問。

「你看，如果把這些數目字一個一個的排起來，剛好是一個紅的，一個綠的。」

「是嗎？讓我攤攤看。」小六就搶着攤。

果然不錯，結果是：

紅的：1，3，5，7，9，……

綠的：2，4，6，8，10，……

「我知道，」小娣說，「紅的是單的，單數；綠的是雙的，雙數。」

「我也知道，」小燕也搶着說，「單數就是奇數，雙數就是偶數，——對不對，哥哥？」



——把它捉住，放了，又把它捉住吧？這都是捉老鼠的練習。同樣，小山羊學跳，小猴子學爬樹，小獅子學打架，都可說是一種生活的準備。牠們可以由學習得到技能，以便以後碰到不得不攀登山岩，不得不從一枝樹上盪到另外一枝樹上，不得不撲獵食物的時候，可以利用這些學得的技能。人類小的時候也是由遊戲學得許多東西的。孩子們的搭積木，就是在學習平衡物件；做泥餅，就是在學習用舊的東西來做成新的東西。假如不學這些，他們大起來怎麼創造得出美麗的建築物呢？不但小的時候要遊戲，進了學校之後，遊戲還是對他們的發展有幫助的，這能使他們肌肉靈活，眼明手快。

再者，動物假使聰明的話，還可以由模倣學到許多東西。鳥類固然可以憑本能唱幾聲歌；但小鳥在



我點點頭，沒有說話；因為我正在想法找出一個玩的方法。

正在這個時候，爸爸回來了。

「爸爸，」小六嚷着說，「你看，媽媽給我們買了一副棋，你教給我們玩，好麼？」

今天爸爸似乎很高興，他先脫去了大衣，說：「讓我坐下想想看。」

我想不出爸爸會玩出什麼花樣來。

他坐下，先把棋子大略的看了一下。

「這些棋子裏邊沒有零，」他說完了，彷彿心裏在想什麼。

我們都在期待着。然後看見他先把1到9九個棋子揀出來，然後在桌面上擺來擺去。

小燕悄悄的給小娣說：「你看，爸爸倒像個擺算卦攤的。」說得大家都笑了。

可是這時候，爸爸把這九個棋子擺成了一個圖形。他抬起頭來問我們：「你們能夠看出來，這個擺法有什麼意思嗎？」

這裏面有什麼意思呢？我想。

「小娣，你說說看，」爸爸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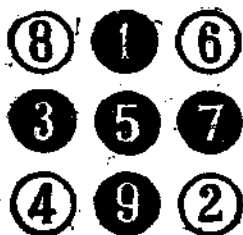
小娣的臉一紅，笑了笑說：「我不知道。」

「你呢？小燕！」

她想了一會說：「中間排成十字形的五個數都是奇

數，四角的四個數都是偶數。」

爸爸點了點頭。



聽不到大鳥的歌聲的地方長大，即使原來應該唱得很美妙的，也永遠不會唱得很好。所以要唱得好便須不斷地跟前輩學習。我們之所以說黑猩猩聰明，就是因為牠知道由模倣學得各種各樣的事物——黑猩猩的模倣情形，我想你也許在動物園裏看到過的。但動物再聰明，也不會勝過人類，世界上哪種小動物像我們的小寶寶一樣學得那麼多東西呢？假如你有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你就知道他們怎樣地在學你跟你的爸爸和媽媽，學你們所做的各種事情了。看了那種情形，有時候你也許會感到驚奇，有時候甚至會因此而懊惱。但這些其實都大可不必，因為他們正由模倣他們的長輩而學習生活。

當然，在你長大之後，你是不必也可以模倣人們所做的每一件事物了。你必須決定哪種事物值得

「我知道，」小六搶着說，「這是個正方形，每邊都是三個，三三見九，一共九個數。」

爸爸笑着說：「對對，小六說得很對。可是這個正方形還有什麼性質呢？你們加一加看！」

原來還有這麼一個數，我想。

這次倒是小娣搶着說了：「橫着加，每一行都是十五。」

小燕也搶着說：「是嗎？我是豎着加的，每一行也是十五。」

「你呢，小五？」爸爸問我。

「她們都說完了，」我說。

「不！」忽然我又看出來，「斜着加，8，5，2，是十五；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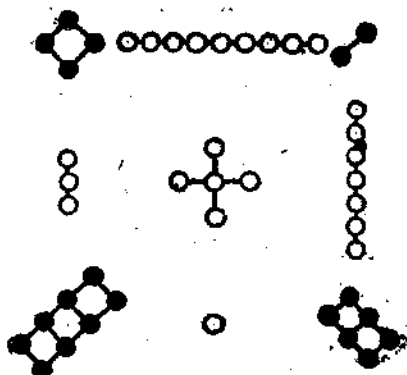
4，也是十五。」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爸爸，你怎麼想出來的呢？」小燕問；這倒是一個問題。

爸爸說：「這不是我想出來的。」

「在我國上古，據說是大禹治水的時候，曾經在洛水裏發現了一隻神龜，在那個神龜的背上，有這樣一個數字的圖形，以後我們就把它叫做『洛書』。不過原來那個圖形和現在的這一個不完全相同，它是這種樣子的。圈代表奇數，點代表偶數。」他嘴裏說着，就摸過一支鉛筆，紙上畫了一個圖形。



你模倣，哪種事物不值得你模倣。因爲你越大，就越應該決定怎樣做人，做怎樣的人，不必再勞你的父母和師長操心。總之，我們必須知道事物，然後才能夠在其間正當地生活。我們不但要利用家庭和學校盡量地學習，甚至在離開學校之後，還得處處利用學習的機會。因爲我們還有許多東西不知道，還有許多東西要研究，必須常常睜開我們的眼睛，自己讀書，自己利用圖書館，自己做實驗。這些習慣都是很有益的，只有這樣，我們一生才能知道我們所要知道的東西。

由此可見，養成良好的習慣，和學成正確的東西是一樣重要的。兒時所染的壞習慣，長大之後往往不易改過。所以假使我們小的時候能夠養成良好的習慣，我們的生活就會更健康，更幸福，無論哪方面都要好些。我們不但應該強迫自己

「並且，」爸爸繼續說，「這個算法也叫做『九宮』算法。在一本古算書叫做數術記遺的上說，九宮者，即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其實和剛才排的那個也沒有什麼多大差別，只是1從下面開始。」

「而且，」爸爸又接着說，「這個圖形還可以換個方式排一下，譬如把1排在左邊或是右邊的中間，然後依次再移動其餘的數。」

「還有，每一個圖形排定之後，中間一行不動，把兩邊的對調一下，又是兩個不同的圖形。所以總共能有八個花樣。你們可以自己擺擺看。」

這倒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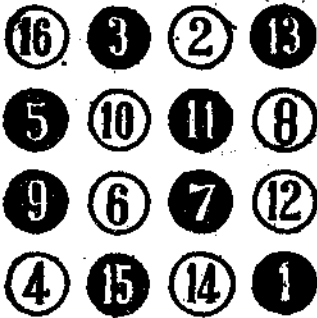
「可是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小燕又插嘴說。「爲什麼會有這麼巧呢？」

「不錯，」爸爸說：「這件事情相當奇怪，這是數目字的一個奇怪的性質。在西洋上古也有同樣的發現，他們最早用了十六個數。」

說着，他把1到16十六個棋子都找出來，又排成了一個新圖形：「這一來，無論怎樣相加，四個數的和都是三十四。」

「而且，」爸爸又繼續着說，「在西洋上古的時候，認爲這是一個神祕的不可思議的事，所以他們有人把它畫好了貼在門上，認爲可以辟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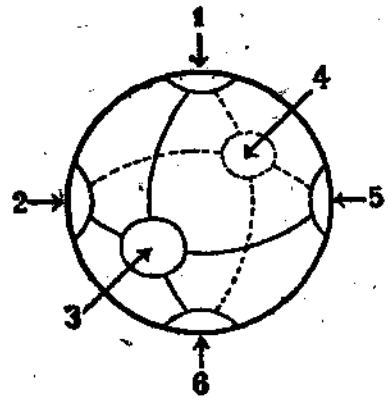
「其實，這是一個算學的問題，我們叫做『幻方』。每邊三個數的叫三次幻方，每邊四個數的叫四次幻方。美國的富蘭克林(B. Franklin)曾經想出



保持清潔，多多運動，多多呼吸新鮮空氣，多多顧到人家的利益；而且簡直應該自動地去做，不假思索地去做。

千句話併作一句講，我們應該記得，學習生活在我們比什麼都重要。一頭小獅子只要學會捉獵物，學會不被別的動物捉去，再加幾件別的小事情就夠了。可是我們不但要學會吃，還得學會怎樣烹飪，怎樣說話，怎樣計算，怎樣識字，怎樣維持生活，怎樣造屋，怎樣聰明地交友；所以我們非要學會千千萬萬的事物不可。我們成人之後，也要生男育女，假使自己生活沒有訓練，拿什麼傳給他們呢？要對我們的孩子有所幫助（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得好好地學習啊！





一個十六次的幻方。」

「幻方？」小娣調皮的說，「幻方；還有幻圓嗎？」

「幻圓？」爸爸笑着說，「你想的不錯——還有幻圓。」

譬如說，你們沒有見過骰子麼？骨頭的骰子。」

「我知道，」小六搶着說，「么二三，四五六。」

「對啦；么六對着，二五對着，三四對着。」

「相加都是七，」小娣也搶着說。

「現在我們把它畫在紙上，」爸爸說着；在紙上畫了

一個圖：「這就叫做幻圓。」

「爸爸，」小六說，「你把骰子改成一個小皮球了。」

「什麼小皮球？」媽媽一步走進來說，「讓我看看！」

於是我們都搶着告訴媽媽，這是幻方，那是幻圓，是爸爸告訴我們的。媽媽也覺得

很有趣。

吃飯的時候，媽媽忽然也發表了一個意見，她說：「剛才你們談的幻方幻圓，我倒

想起了一首詩，是蘇軾的詠廬山：

橫看成嶺側成峯，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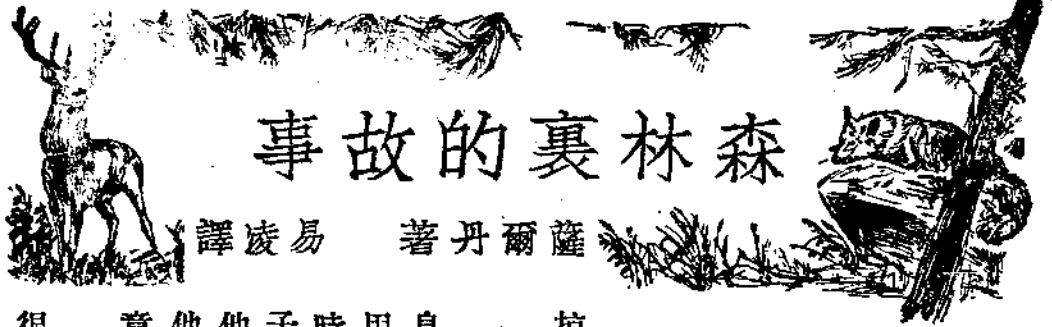
如果拿着這首詩的第一句話來形容這個幻方幻圓，那倒是再愜當沒有的了！」

「這倒是很有意思的，」我說，「因為媽媽是個詩人，所以有個詩人的想法。」

· 介紹三本有趣的數學讀物 ·

馬	先	生	談	算	學	著	劉	薰	字	著	二	元	九	角
數	學	趣	味	著	劉	薰	字	著	三	元				
數	學	的	園	地	著	劉	薰	字	著	一	元	五	角	

開明  
書店  
印



# 森林裏的故事

薩爾丹 著 易凌 譯

## 四 「敬愛的客人，你在哪裏？」

「馬丁又在看書嗎？」那管森林的妻子巴比特問道。

「不，」老彼得回答道。「他在畫圖。」

「他在哪兒？」

「不在穀倉裏，就在那附近。」

「把他叫來吧。他得吃些東西了。」

「他要吃東西，自己會來的。」

「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啊！」巴比特好心地嘆息道，隨手把她絨毛似的灰白的頭髮掠到後面去。「老是一個人。」

「不過那是他自己願意的，」彼得說。

「我知道。他其實一點也不覺得孤獨。」巴比特嘆息道。「這件事，我們不知已經說過多少次了……」她用手背揉了揉眼睛。「彼得，你總還記得，他在小學生時代就是那樣的了。他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一羣小孩子常常拿他取笑。他的父母親都死了，這可憐的跛子，他是一個背上生着瘤的孤兒——那些小孩子老是取笑他，惹惱他……哦，彼得，難怪他說，他從此再也不願意見任何人了——除了你我兩個。」

那強健的老人用手臂圍住了她。「但是現在，他是很快樂的。他愛他的動物。那些動物也拿信任，忠心，

人：

馬丁——駝背的孩子

彼得——管森林的人

巴比特——管森林的妻子

廐房裏的動物：

魔鬼——黑牡馬

妖婦——紅牝馬

孟尼——驢子

黎河——懷孕的母牛

沙——牡貓

森林裏的動物：

潘列——松鼠

坦波——年青的野鹿

熱愛來報答他。記住了這一點啊！不要爲他發愁了，他是用不着你爲他發愁的。他跟森林裏的飛禽走獸，穀倉裏的牲口混在一起，的確很快樂。」

巴比特點點頭，拭着眼睛。「是的——你說得不錯。他在這兒森林裏，給自己開拓了一個小小的世界了。」

「這世界在我看來卻並不小啊，」彼得微笑着。「別忘記了，太陽跟星星也都是他的朋友哩。」

在他們談話的當兒，那駝背馬丁正在園子附近，坐在一隻小橈上，膝蓋上放着一塊畫板，想從記憶裏把那雄山雞的印象描繪出來。那兩匹馬在園子裏踱來踱去。魔鬼不時從馬丁的肩膀上伸過頭去東張西望，妖婦常常把她的長臉擱在他的臂膀上。這使馬丁很快樂，因爲在他看來，這些都表示他的動物朋友們跟他很親暱，一點也不嫌他醜陋。他回過身來，撫摸着妖婦那柔軟的鼻子。不過黎沙卻避開他，她站得遠遠的望着他。

「你怎麼搞的？」馬丁喊她。他在袋裏拿出一把鹽來引誘她。但是她動也不動。

馬丁站起來了。「你爲什麼那樣怕羞呢？」他走到她身邊。可是她笨拙地退後幾步。他笑得很溫柔。

「哦，看你那樣子。現在我明白了，原來爲了這麼一回事，你所以這樣敏感的。」

他那溫柔的聲音使黎沙得到一點安慰。她站住了。他把鹽饌給她。她湊近他的手掌，用舌頭舔着那鹹東西。

魔鬼跟妖婦跑過去，輕輕地同黎沙說，「不要怕他。他不會傷害你的。」

馬丁用另一隻閑着的手，輕輕地拍黎沙的前額。「好姑娘，耐心一點。你不久就要生孩子了。」

黎沙似乎每句話都懂得，她突然記起她的恐怖來了，害怕地跳到房子後邊去，很快的跑開了。馬丁望着她搖搖頭，喃喃地說，「她這一晌怎麼搞的？」

正在那時候，孟尼從森林裏回來了。她看見了馬丁，快活地跑到他的身邊，把頭挨着馬丁的衣襟上摩擦着。

馬丁捏住了他那長耳朵朋友的喉頭。「喂，老朋友。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孟尼願意把他的經歷告訴給馬丁。他稍稍帶着一點抱歉的神色望着馬丁的眼睛，馬丁和善地看了他一眼，那眼色中也帶了幾分憂慮。

馬丁收拾了他的畫板跟鉛筆。他說，「再見，老

朋友們。」那兩匹馬和孟尼跟着他，直送到門口。

園子裏又只剩下那幾頭牲口了，兩匹馬趕忙問驢子說。「森林裏是什麼樣兒的，你在那裏幹了些什麼？」

孟尼沒有回答。

魔鬼叫道，「告訴我！我只知道那『兩腳朋友』去過的那幾條大路。告訴我們！那上邊是什麼樣兒的？」

孟尼倔強地跑開了。他曾經想把那冒險的經歷告訴他們。但是等到有了開口的機會，他卻變得緘默了。這就是他可笑的地方。那牡馬和那牝馬立刻又追着他。

「鎮靜些！」那牡馬呼叱着他。「放規矩些。」

「我老是這樣的，」孟尼坦白地說。

「你不該這樣！這太可笑了。」

「真的嗎？」那驢子開口笑起來。

魔鬼懇求道，「至少，你得告訴我們，你遇見了些什麼——」

孟尼打斷了她的話。「森林裏你是熟悉的。你時常上那邊去。爲什麼還要問我呢？」

「上森林裏去，上森林裏去嗎？」魔鬼性急地

說。「除了我們馱着那『兩腳朋友』去過之外，我們從來不會上去過。」

「他只在幾條大路上，和幾處開拓了的田野間跑跑，」妖婦接着說。

「你大概到森林深處去過了罷？」魔鬼說。

「當然，」孟尼反唇相譏的說。「我不像你們那樣老是守在這園子裏。我上那邊去，我一直深入森林的中心。」

「我知道！」那牡馬表現出熱烈的好奇心。「現在你告訴我們吧！」

「對啊，告訴我們吧！」妖婦催促着。

「我應該怎樣說呢？」那驢子把他的兩隻前腳伸直了，很固執似的高高地昂起他的頭，「到了那邊，我成了一個外國人，是個不速之客啦！」

那牡馬蹬着腳說，「說下去啊，說下去啊！」

「沒有別的了！」孟尼故意逗着他。

「哦，一定還有，」那牝馬懇求地說。「告訴我們啊！」

那驢子說了一點兒——恰够味兒。「在那裏是沒有我們的這種安全跟和平的。」

「沒有安全嗎？」魔鬼害怕了。

「沒有和平嗎？」妖婦也感到驚奇。

孟尼露着牙齒，顯出一種厭惡的神情。「一點和平的痕跡也沒有！有的殺人，有的被殺。我不願意在那裏耽下去。」他睡在草地上打起滾來。「在這裏多好啊。這裏究竟是最好的地方。好在我不想再玩什麼了！讓我一個兒在這裏吧。我要和平！」

「請你告訴我們，你看見了什麼，」妖婦懇求着。

孟尼四脚朝天的打着滾，懶洋洋地咕嚕着，「過些時候也許，過些時候……有機會……」

馬丁只能看清楚兩三步遠的地方，因為黑暗仍舊籠罩着那樹林。雖然夜已快要完了，但是白天還沒來到。

馬丁很喜歡那晝夜交替的時候。他在這種夜色漸漸消逝，白晝還未來到的時候，感覺到很神祕。這種地球的轉動，在他看來，好像是一種命運的變換，好像是一種解放，一種從黑暗裏渴求快樂和勇敢的解放。

他走過了一片小小的墾殖場。巨大的橡樹在沙沙作響，樹的黑影伸展得很大。在那陰森森的樹影中

間，四棵細細的樺樹就跟銀鑲的一般，很清楚地顯露出來了。

馬丁沿着那條蜿蜒在叢林中間的狹窄的小徑，又走進了那森林。

近邊站着一隻牝鹿，這牝鹿身邊站着她新生的小鹿。她不自然得很，兩隻耳朵不住地抖着。馬丁的腳步聲雖輕得幾乎聽不見，但是給她敏銳的耳朵聽到了。那隻小鹿也聽到了，想拔腳逃走。母鹿安慰小鹿說，「不要怕。用不到逃走。那是『兩腳朋友』啊！他從來不傷害我們的。」

那幾棵橡樹開始輕輕地互相耳語了。

「自從那『兩腳朋友』跟他的父親管理了這裏之後，日子就好過得多了。你們這些年青的樺對，是不會記得先前森林裏是什麼樣子的。」

一株年青的樺樹喃喃地說：「他們保護這森林嗎？怎麼樣保護？」

老橡樹回答說：「先前，這兒沒有一天不響槍聲的。那些『兩隻腳的』時常成羣結隊的來。多少牝鹿，牡鹿，野兔都應着槍聲倒在地上死掉了。甚至連松鼠也被他們從我們的枝條上打下來。那是一種多麼可怕的瘋狂的襲擊呀！森林裏所有的飛禽走獸都感受



到恐懼。那些「兩隻腳的」還帶了許多「大牙齒」來。在冬天，他們用「大牙齒」來啃我們堅實的樹木，把樹木都啃倒了。我們那時生怕被「大牙齒」啃着而喪失了生命。」

第二棵樺樹問，「現在住在這裏的那個「兩隻腳朋友」沒有做過壞事嗎？一樺也沒有嗎？」

「一樺也沒有！」橡樹們齊聲回答。「不只是他，從他父親時常到這兒來之後，他們一件壞事都沒有做過。」

「但是他也放過槍，」一棵樺樹喊道。

「只有那個年紀大的滿頭灰白頭髮的「兩隻腳朋友」放過，」那棵老橡樹輕輕的說。「不過次數很少，真是很少很少，而且實際上是因為幫助我們才放的。」

一棵最堅實的橡樹很輕的說——輕得幾乎只有他自己能聽到——「要是牝鹿或者牡鹿給他擊中了，這可說是一種仁慈的舉動。因為牠們的生命本就快完結了，牠們已經孱弱得像一棵老樹一樣，免不了要死去的了。」

馬丁所能聽到的，只是清晨森林裏的一片輕柔的沙沙的聲音。他對樹木的言語，不比鳥獸的言語懂得

多。但是他有一種善於體會別種生物的天生的感覺。這種愉快的感覺充滿在他那畸形的胸膛裏，使得他的呼吸都輕鬆起來，活潑起來。

馬丁爬下了瞭望臺，那臺建造在大牧場邊的一株樺樹的底下。從那裏，他可以望見那綠色的傘一樣的樹頂，和一片廣漠的天空，天空裏正閃爍着告別的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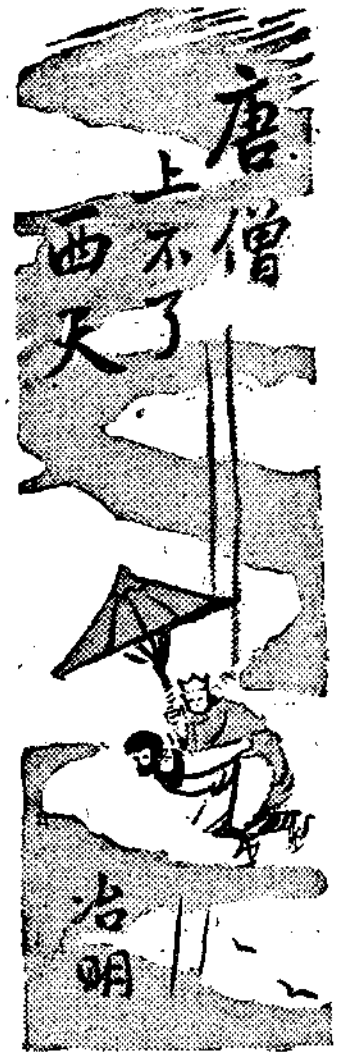
牧場上有三隻牡鹿在舒泰地吃草。他們角尖上的皮都脫落了垂了下來。他們大模大樣的走着，這兒那兒的隨便咬一點兒，或者抬起頭來望望天空，儼然是紳士的氣派。

可惜的是，他們看到了一隻牝鹿，那牝鹿就嚇得逃走了。「我們從來不想跟她們打交道呀，」頭上的角有十個分枝的牡鹿說。

那比較年青的牡鹿說——他的角只有六個分枝，「自然不要呀！」

坦波接着說，「什麼時候，我們會冒犯了這些小傢伙呢？她們是我們的親戚。可是她們老是避開我們，這真是件苦惱的事。」

最先說話的那隻牡鹿伸着頭在思索。他的角幾乎碰着背脊了。「我的父親，」他說，「曾給我講過一



西遊記裏說：唐僧要去取經，路上妖怪挺多，那些妖怪都想吃唐僧的肉。據說誰吃了唐僧的肉，他就長生不死。所以，草頭妖，懶妖，牛皮妖，癩痢妖，瞌睡妖，貪吃妖，風頭魔王，獨眼龍，四腿人王，白扇公主，狐狸精……等等共有好幾百個，他們都想吃唐僧，都想害死唐僧。而唐僧呢，他什麼本事也沒有，只曉得吃飯念經，看樣子準會給妖精當點心吃掉的。那時好在有個孫猴請，他的大名叫孫悟空，是大鬧天宮的好漢。唐僧就靠着孫悟空的保護才走到西天，看見了如來佛。如來佛對唐僧說：「你快點去洗個澡吧，連腦子也拿出來洗個乾淨！」唐僧聽到要拿腦子出來洗，心裏嚇得卜卜的跳。腦子一拿出來，人就不就死掉了嗎？那時如來佛又對唐僧說：「快去洗，你的腦子裏有髒東西，最髒的是『豬頭肥』，不曉得做事，不想動手，像肥豬一樣！」

唐僧在池子裏洗腦子，如來佛閒着沒事，就把孫悟空找來。

孫悟空和如來佛是打過架的。孫悟空打不過如來佛，因為如來佛有一隻大巴掌。這隻大巴掌能翻天覆地，興風作浪，比孫悟空的七十二變利害

個故事，是祖上傳下來的。很久以前，曾有一隻牝鹿給我們的一個祖先在一怒之下弄死了。」

坦波說，「在尋找配偶的季節裏，我對我們同類也常常鬧脾氣。在那時候，我們都容易冒火。」

「雖然這種事件是偶然的，」那最先說的牡鹿接着說，「可是在我們和她們的孩子中間，這暴行的印象永遠存留着。那個小傢伙見到我們就嚇跑了，就因為懼怕我們的威力，這並沒有什麼可以詫奇的。誰敢來跟我們中隨便哪一個打一架嗎？」

「你的角是不是跟我的一樣，感到有點刺痛嗎？」生着六枝角的牡鹿問。

「稍稍有點兒，」十枝角的牡鹿說。

坦波說，「我的角還不很堅硬。我就要在樹幹上去磨它了。」



多了。譬如孫悟空想變做蚯蚓，如來佛就用大巴掌拿着鋤頭鋤地，孫悟空就沒法向土裏鑽了。這次如來佛叫孫悟空來卻不是叫他來打架，只是叫他來聊天。

如來佛的房子裏突然飛來一隻蚊子，如來佛早知道是孫悟空來了。於是他用大巴掌一拍，蚊子就跌在凳子上。如來佛說：「坐坐，孫悟空小弟。」真奇怪，凳子上就坐着那孫猴精。

如來佛要孫悟空報告上西天打妖精的故事。孫悟空說：

「凡是人都是一塊肥肉，加上幾根骨頭，還有幾條筋！人身上最重要的是筋和骨頭，誰要是沒有筋和骨頭，誰就被妖魔鬼怪欺侮。

單說唐僧吧，他是個肉做的饅頭，妖怪都想吃他，因為他身上沒有筋和骨頭。他就是碰見了草都沒有辦法的。

有一天，唐僧經過大草原。滿地都是野草，草比人長得還高，長得還大。唐僧走不過草原，只是叫：「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你想，南無阿彌陀佛又不是割草的鏟子，又不是拔草的工人，又

他們彼此分散了，各自去尋找消遣。坦波踱到瞭望臺的附近，他一看見馬丁就突然站住了。一剎那之後，他慢慢地踱回他另外兩個朋友的身邊，輕聲的說：「留神，『兩腳朋友』在這裏啊！」

「不打緊，」十枝角的牡鹿說：「他每天到這裏來的。」

但是那隻六枝角的年青牡鹿卻騷動起來了，「哪兒？他在哪兒？我從沒有見過他！」

三隻牡鹿都直對着馬丁望着。他看到他們一點也不怕他，覺得非常高興。

「你看見他了嗎？」十枝角的牡鹿問那年輕的。

「看見了！他似乎很可怕——可怕極了！」年輕的牡鹿點着腳，帶點兒興奮走近瞭望臺去。好奇心使他勇敢起來，但是他還是準備着隨時逃跑。

不是火，可以把草燒了。所以他越念，草就越長得高，草長得像一道高高的圍牆，就把唐僧困在裏頭。這時候，草就變成能吃人的草頭妖了；要是唐僧三天三夜走不出去，草就把唐僧困死，把他當肥料吃了！

「好在有個我呀，我一變就變做捲土王，把草頭妖從根翻出來。你想呀，斬草除根是頂利害的法術。這一來，才把唐僧救出來了！」

「還有一次，唐僧走呀走的，肚子就咕嚕嚕的叫起來：『肚子餓，肚子餓，快拿東西給我吃。』可是，這位唐僧呀，嘴裏還是念着：『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嘿，他再也念不出一個饅頭來。他餓得走不動了，嘴裏還是念着：『南無阿彌陀佛！』」

「如來佛，我告訴你呀，唐僧是個頂好的背誦專家，他念『南無阿彌陀佛』是一個字也不會漏脫的！可是當他老念的時候，懶妖就要吃他了。懶妖頂利害，你用手去抓都抓不到他。因為他藏在唐僧的身上，把唐僧身上的筋都幾乎吃光了。人沒有筋就不想動，人越是不動，筋就越給懶妖當點心吃掉。到後來，唐僧只好靠着一棵枯樹。嘎，枯樹都撐不住沒有筋的人了，給他一靠就嘩啦啦倒了下去！」

「看樣子，他就要餓死了。告訴你如來佛，一個人不動一下手做點事，天上會掉下仙桃給他吃嗎？那時我使出看家本領，爬上樹去採



「他一點也不可怕，」坦波重復了一遍。「我認得他。你看慣了，就不覺得他可怕了。」

「不，」生着六枝角的牡鹿輕輕地說，「我不能，我沒有勇氣再看他了！」說着他就跳到叢林裏去了。

「年輕，愚蠢，沒有見過世面，」坦波善意的嘲笑他。

「現在我們也該走了，」十枝角的牡鹿催促着。

「那末我們走吧，我是一點也不覺得怎樣。」

他們舉起纖細的小腿，跨着小步慢慢地走着，一路咬着樹枝上的嫩芽。最後消失在叢林深處了。

馬丁非常興奮，看他們莊嚴地走開去。於是把視線移到那迎着白天，綠色的森林的海。

天空裏，綠色的光漸漸變成淡黃色。淡黃色越變越深了，直到天

了些野果子，還送到他嘴裏。可是，我沒法把懶妖捉住！

「又一次，他碰到了貪吃山的貪吃妖，他又上當啦！」

「貪吃妖對唐僧說：『喂，我的好唐僧！您想到西天取經去是嗎？您是頂了不起的人呢？我可以幫您一點忙嗎？比如您想喝點泉水，吃個果子，這些事情叫我辦，我可以辦得很好。』貪吃妖這麼一說，唐僧真的喜歡起他來了。」

「好啦，唐僧喝了他的水，吃了他的果子。唉呀，他的肚子可就痛起來了；因為貪吃妖給他好多果子吃，貪吃妖也變了個果子雜在裏頭給他吃了。這一下，貪吃妖在唐僧肚裏抽他的腸，唐僧痛得發昏，嘴裏還是直叫着：

### 「南無阿彌陀佛！」

「該死，我給他叫得頭都痛啦，於是我也變做泉水叫他喝了進去。這樣才把貪吃妖趕出來！」

「後來，又碰見瞌睡妖，四腿人王，這些妖怪有很大的本事，嘿，只要你腦子裏有這個想頭，『我想休息一下！不要緊，我會記住起牀的。』那你一下子就睡着了！嘿，瞌睡妖頂高興鑽到想休息的懶人身上去。要是給瞌睡妖鑽了進去，那就非常糟，好好的人就永遠是糊裏糊塗的了。」

「如來佛，唐僧是沒有筋沒有骨頭的人，難道做佛的都是沒有筋沒有骨頭的人變的嗎？」

孫悟空講呀講的，如來佛的眼睛合起來只剩了一條縫。孫悟空想：他

空裏射出了淡紅色的光彩來，後來這淡紅色的光彩又變成了火燄一樣的光芒。馬丁愉快的欣賞着這炫耀的景色。這種景色他已經看到過無數次了，可是天天都使他神往。日子愈長久，這迷人的景色反而更使他感動。

老彼得正在穀倉裏擠牛乳。

「是的，黎沙。你不久就要生孩子了。」

那頭棕色的母牛掉過她寬闊的額角來望他。在她的大眼睛裏，好像含着一個問題。

彼得又說：「是的，黎沙，快了，就在眼前了。」

那母牛溫柔的低下頭來。

「你可以在太陽底下到外面去走走，」彼得說。「這對你是有益的。」

黎沙舉起她笨重的腳，走出去

媽的，這大胖子睡着了，老子來顯點兒本事。

孫悟空拔下了一把毫毛，張口一吹，通通變成了蚊子。蚊子都撲向如來佛的身上叮。孫悟空也變做大蚊子，把金箍棒變做一管草鬚，他拿着草鬚刺進如來佛的鼻孔。孫悟空想，這準叫大胖子打個大大的嚏。

「小獼猴……」

原來如來佛在門外呢，那個睡着的只是一個石像：

「孫悟空，你講的我都聽見啦。告訴你，唐僧是個肉做的饅頭，不能做佛，能够做佛的只有會勞動的人，有骨頭的人！有筋的人！孫悟空，以後你去把守西天門，把沒有筋骨的人打落下界去！打到地獄裏去，你去把唐僧叫。」

孫悟空到了池旁，把唐僧叫來。

那肉做的饅頭聽到如來佛雷一樣的吼聲：

「滾你的蛋！你這寄生蟲！」

你趕快回到下界去耕田去，等你耕種了三千年再來西天！你去告訴那些和你一樣的做着夢的人，凡是想進天堂來的，想到天堂享福的，都要是有筋骨，肯勞動的人。來，我給你接上筋，給你配上骨頭……」如來佛在唐僧背上打了兩拳，於是唐僧有了筋骨。

「孫悟空，你打個跟斗，把唐僧送到下界去者！」

唐僧眼睛一閉。孫悟空一個跟斗，把唐僧從天上直摔了下來。

×

×

×

了。到了門邊，她停了一會兒。她使勁跳過了門檻，似乎很吃力。

一隻波斯大牡貓非常高興地看着，彼得把桶裏的牛乳倒在地板上的碟子裏。「這隻，沙，」彼得告訴他說，「這一份是你的。」那波斯貓大模大樣地踱過來，靠近碟子坐下了，裝腔作勢地細細舔着，並不大的喝。

「尊重自由精神的人是應該喜歡的，」彼得想，「沙——這畜生是隻自由慣了的野東西。他是不聽調排的。他自己很小心，只跟那些值得要好的做朋友。」

彼得從一隻木槽裏取出一小塊生肉來，這是他早就預備好了的。他用一種很低的聲音呼喚：「敬愛的客人，你在哪裏？」

從屋頂的黑暗角落裏，飛來了一隻色的大貓頭鷹。他不聲不響地停在廡房的短壁上。雖然她嘴

# 永 動 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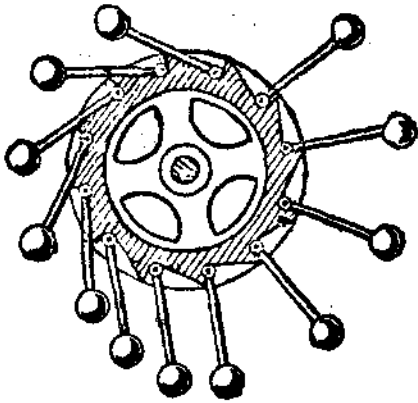
· 如 錄 ·

要使機器轉動，必須用一種力量來推動它——如風力，水力，獸力，人力，蒸氣，電流等等。風力和水力是不必花錢的，但是能運用的地方有限，其他各種力量都非花錢不可。因而有人想，要是能造出一具永遠能自己轉動的機器來，不是可以省了動力的花費嗎？正像古時候的煉金家一樣，都多人就把一生的光陰全花在永動機的設計上。

左邊的圖就是一具永動機的圖樣。設計者以為這個圓輪能不停的依着時針的方向旋轉。左邊的半個輪子上，掛着重球的小棒是傾斜的，重球離輪中心近。右邊的半個輪子上，掛着重球的小棒和輪子的邊緣垂直，重球離輪中心較遠。依輪軸的原理，兩重量相等，離輪心遠的力量大，因而這輪子能永遠不停的依時針方向旋轉。

這真是可能的嗎？只要數一數輪子兩個半邊的重球的數目，就明白這計劃根本上就錯誤了。天下本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永動機的設計跟煉金術一樣的全失敗了。

在「趣味物理學」上，得到好幾種永動機的設計，並告訴讀者錯在哪兒。「趣味物理學」是很有趣的科學讀物，開明書店出版。



裏格格地響得有點可怕，她那憂鬱的眼睛卻是很溫柔的。她小心地地兜走了那一小塊肉。

「好吃嗎？」彼得問。他等那貓頭鷹把肉吞下去之後，就把她捉了下來，像一個小孩子似的把她抱在手裏，輕鬆地搔着她胸部的美麗的羽毛。她對於這種撫弄似乎很高興。

那貓頭鷹自從信任了彼得之後，一直就很馴服的成了他的好朋友。「一隻貓，一隻貓頭鷹——」他自言自語的說，「他們兩個都是神祕的，而且他們兩個都有危險的敵人。」他抱着那隻鳥輕輕地拍了幾下，然後把牠放了。她又回到隱匿的屋角裏去了。他提了牛奶桶走出穀倉，那波斯貓跟着他走出來，找一個有陽光的地方，伸直了四條腿，躺了下來。

(本章完)

# 寒流來襲

凡 生

## 寒流來襲 今日更冷

據氣象台消息：西伯利亞之反旋風現正自華北一帶向華中長江流域猛力推進中，氣壓甚高。所含寒氣成分甚強，華北平津一帶受其影響，天氣驟變。

本市昨日氣溫最高僅五七。六度，整日吹刮猛烈西北風，因之又回復冬令的氣候。

此項寒流將侵襲本市，今日將比昨日更為寒冷，天氣將出晴轉陰。



「寒流」，報上登載着它的行蹤，它像千萬把鋒利的小刀，在空中飛舞着。哪一個人不害怕它呢？你不見馬路兩旁，躲在屋檐下發抖的叫化子嗎？

你不見報上登載着××地方又冷死了×個人的消息嗎？

走在街上，耳朵鼻子都給它吹得發紅了。躲在房子裏，只聽得窗呀，門呀給它吹得格格格的發抖……

可怕又可恨的寒流啊！

### 風姨是誰？

我國有一個古老的傳說：

天氣的幻變是由許多位神人負責實在管着的。譬如，打雷是尖嘴

巴的雷公在天上敲鐵鎚子；閃電是披頭散髮的電母娘娘閃耀她的圓鏡子；下雨是雨伯倒水，刮風是風姨扇大扇子……

據說，那風姨是一位脾氣極壞的女神：春天的時候，她待人倒也很溫和；冬天一到，她便野性發作，狠命的扇起扇子來，於是飛砂走石，霜雪也隨着來了。

少年朋友，你信這些鬼話麼？風姨和其他鬼神都是假的，只是傳說而已。假如你硬要說風姨是有的，那末，她便是包圍着地球的空氣。

空氣跟其他物質一樣，要服從熱脹冷縮的法則。

所謂脹，就是大家離開些；所謂縮，就是大家擠緊些。這正和人們一樣，天氣冷了，大家愛擠在一起取暖；天氣熱了，擠在一起受不了，於是大家離開些。



一立方公尺的空氣，有一兩五錢重。如果溫度增高，體積膨脹成二立方公尺，那時候，每立方公尺空氣只有七錢半重了，比原來的輕了一半。輕的東西是要浮在水面上的；油比水輕，所以油能浮在水面上，這就是個最好的例子。熱的空氣體積膨脹了，重量減輕了，就昇到上面浮起來。而附近的比較冷的空氣立即流過來，填補那熱空氣的位置。這樣，空氣便流動了。

空氣流動就成風。

地球上的空氣，為什麼有些比較熱，有些比較冷呢？由於地球表面而各地所受太陽光不同，和水陸分佈狀況不同的緣故。

## 寒流的故鄉

「寒流」，並不是指海洋中海流的暖流和寒流；它是風的一種，因為它吹來時，寒氣侵入，便有了

這個專稱。

「寒流」，在我們北半球說，即是冬天的北風或西北風。

夏天多南風或東南風，冬天多北風或西北風；好像有誰在規定風的路向和出發地似的。

不錯，各種風都有它一定的出發地，一定的故鄉，吹動時也有一定的路向。然而，這並不是上帝或鬼神造出來的法則，而是太陽，水陸和空氣三者共同訂出來的公約。

中國的東南面，瀕臨着一片無際的太平洋；北面隣靠着那「茫茫的西伯利亞」平原。

水在吸收太陽的熱力的時候是一個貪婪鬼，但是在散發熱力的時候，卻又變成一個吝嗇鬼了。水容易吸熱，散熱卻很慢；換句話說：吸熱多，散熱慢，這是水的特點。陸地和水恰恰相反：吸熱少，冷得快。

夏天的時候，整個南太平洋沐浴在陽光中，海水貪婪地把太陽的熱力大量的吸收了。可是，它是一個吝嗇鬼，是一個守財奴，它發散熱力又慢又少，海水快被晒得發燙了，水面的空氣卻相當的冷。

陸地上呢？恰和海面相反，它把從太陽吸收來的熱力，大部分發散在空氣中。地面上的空氣自然比海面上的熱多了。

陸地上比較熱的空氣因體積膨脹而重量減輕，它要往上昇。海面上的冷空氣就流過來填補它的位置，這便成了南風和東南風。

冬天來了，情形和夏天截然兩樣。

冬天，北半球受到的熱力，比夏天受到的少，所以不論海面陸地，冬天都比夏天冷。

但是，陸地比水面散發熱力快，冷也冷得快。陸地的熱力散發

# 家庭小實驗

從日常生活認識科學  
用科學解釋自然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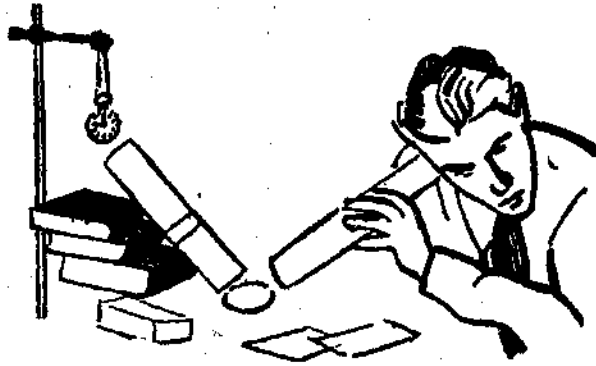
3

物質反射聲波及吸收聲波的能力

取一個用厚紙做成的兩端開口的圓筒，以對水平面成四十五度之角斜放着。在較高一端的管口，吊着一隻鑲。假如你取一個同樣的厚紙圓筒，把一端放在耳邊，另一端靠近斜置圓筒的下口，使互成九十度角。你用了這個裝置，就可以試驗各種物質的反射及吸收聲波的能力了。如果用一塊磨光的金屬板放在兩圓筒的下邊，你將發現它反射聲波的能力最強。紙板反射力稍弱，毛氈呢絨之類差不多完全沒有反射作用。這個實驗是醫學工程的基礎。對於戲院，禮堂的設計，有着特殊的的重要性。

螺旋的機械效率

把麻線的一端吊住在旋椅（如鋼琴凳，寫字椅等）椅面的一邊，一端吊在彈簧秤上。椅上坐着人，



完了。溫度減低了。而海面所儲水還大部分蘊藏在水裏。所以，冬天裏，陸地的溫度比海面低。海洋在冬天，比陸地暖和得多了。

這種溫度的差異，也影響到水面或地面的空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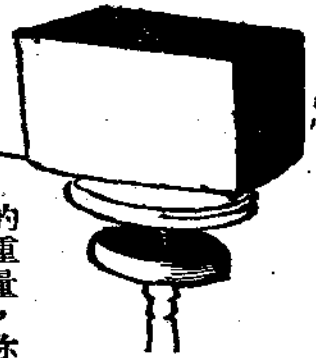
海洋的溫度高，水面的空氣也比較熱，它因膨脹而往上昇了。

陸地的溫度低，地面的空氣也比較輕，它立即流過去填補海面昇了起來的空氣的位置。

空氣從北流向南，從西北流向東南，於是就括起北風和西北風來了。

在亞洲大陸，西伯利亞是寒流的故鄉。西伯利亞靠近北極，氣候比在溫帶的中國冷得多，冷的空氣——寒流便從它的故鄉西伯利亞出發，經過中國大陸，奔向太平洋去了。

南風，東南風；北風，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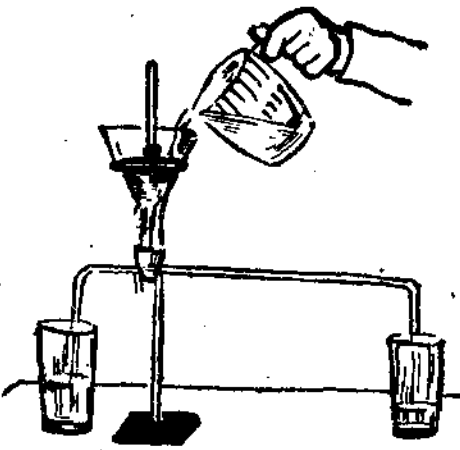
或放着重物。假使你把椅面向左旋轉半週，使麻線繞在椅面的邊緣，然後拉彈簧秤使椅面旋轉上升，那末彈簧秤所表示的拉力對椅面所壓重量的關係，就是螺旋的機械效力。

螺旋可認為是繞在圓柱體上的斜面。你如果明白了應用這個方法就可以用小力舉起極大的重量，你就不難明白，若是應用較大的螺旋，就不難藉一人之力，舉起一輛大卡車，甚至一幢房屋了。

水管對於水流的阻力

取漏斗一隻，及一長一短玻璃管兩支，裝置如圖。用

清水注入漏斗，那末在短管中流水的速度，必較在長管中為大，用玻璃杯接受兩管流出之水即可證明。這現象是由於水管之壁對水流有一種阻力之故，水管愈長，則阻力愈大。你也許疑心玻璃管有長短，在開始的時候，水頭到達長管的出口較遲，所以長管排出的水量理應少一點。這想法可是把兩玻璃管的出口暫時撤住，倒去杯中之水，再同時開放兩管，結果還是照原來的一樣。



風，都是依着季節的更變而改變方向的，稱為季候風。

只少了耳邊風

風的種類多得很，不是這短短的文章可以說得完的，例如：

- 貿易風，偏西風……
- 東風，西風；山風，海風……
- 軟風，和風，疾風，強風，烈風，颶風……
- 旋風，反旋風……

真的，什麼風都有，只缺少了「耳邊風」。

少年朋友們，你高興去研究這些有趣的風嗎？  
你打算怎樣去研究它們呢？





## 惡化和好轉

· 大 方 ·

### 一 大規模內戰

國民大會開過了，馬歇爾將軍調解不成，回去做他的國務卿了，於是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大規模內戰全面展開，中國時局更加惡化了。

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不自今日始，抗戰以前有十年剿匪，抗戰期間有皖南事變，抗戰一結束，雙方便爲着受降問題開始了衝突。就在馬歇爾將軍執行的期間，也還是休戰的日子少，交戰的日子多。不過從馬歇爾將軍回國之後，中國內戰規模之大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雙方調動的軍隊，約在三百萬人以

上。發生戰事的地方，有：蘇北，皖北，山東，河南，山西，陝北，河北以及東北諸省，最劇烈是蘇北魯南魯中一帶。

國軍的戰略，注重在打通鐵路綫，攻取大城市。最近國軍集中幾十萬大軍在隴海鐵路東段，於二月十五日攻取新四軍總部所在地臨沂城，便是這種戰略的執行和效果。但是共軍的戰略卻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注意在國軍實力的消耗。他們於抗戰期間獲得的游擊戰運動戰經驗，在此時充分運用。二月初，魯西共軍直趨豫東皖北，威脅徐州。二月七日，新四軍在隴海路東段把歸順中央的郝鵬舉部隊解決。二月二十四日，新四軍又在膠濟路以南反攻國軍。在共產黨的宣傳刊物裏，這篇累牘的登載着被俘國軍將校的名單，誇耀他們的戰果。

政府方面的軍事當局以速戰速決爲戰略。曾表示可以在今年年內把共軍肅清。共產黨方面以爲他們的力量將愈戰愈強。一般人分析戰局，認爲國軍不可能於短時期內消滅共軍，共軍也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拖垮國軍。而戰事已不可再打，軍事絕不能解決問題，尤爲普遍意見。如果一定要繼續打下去，只是苦了我們

老百姓。

## 二 物價漲·幣值跌

打仗是最費錢的事，單只軍餉一項，數百萬大軍的開支就要數千億元一個月。政府爲着應付巨大的開支，只有不斷的印發鈔票。鈔票發多了，物價就跟着往上漲，於是鈔票票面的數目愈來愈大。去年年底的時候，市上流通的鈔票，至少是一百元的，普通是一千元的，最大是二千元的。今年一月中旬，就是舊曆年關之前，政府發出了二百五十元的和五百元的關金券。關金二元作法幣二十元，這兩種關金券就是五千元的和一萬元的法幣。這種大額鈔票在市面上出現，物價立即上昇。上海米價從六萬元一石漲到了十八萬一石，其他日用品也跟着飛漲。

物價飛漲就等於法幣價值大大的跌落，米價一漲三倍，就是幣值跌落到原先的三分之一。幣值跌落又立即影響到黃金美鈔的市面。法幣價值跌落和物價不斷飛漲，使一般人都想去買黃金美鈔的寶貴，因此黃金美鈔更加奇貨可居。二月初，黃金每條（十兩）四百萬元，二月中旬昇到了八百五十萬元。二月初，美鈔黑市每元合法幣七千三百元，二月中旬昇到了一萬

六千元。黃金美鈔市面起這樣的大波動，人心也就大起恐慌。大家怕法幣快要等於廢紙，經濟崩潰的末日臨在目前了。政府對於這種情形，非立即想法挽救不可。

政府如有物資，把物資拋到市面上，可以壓平物價，但是政府不能這樣做。政府如有黃金，把黃金拋到市面上，收回些法幣，也可以壓平物價，但是政府又不能這樣做。政府的辦法叫做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一面下令禁止黃金買賣，禁止外國貨幣流通，並且改定美金對法幣的匯價爲美金一元作法幣一萬二千元。這樣辦法，實際上是政府吸收黃金美鈔，更加增多在市面上作怪的法幣。另一方面是行使政府在戰時的特權，嚴格管制物價，限定薪給工資的數額，不許跟着物價增加，並且禁止罷工或怠工。這種戰時的緊急措施，通常只有在發生對外戰爭的時候才適用，現在我國雖有大規模的內戰，究與對外戰爭不同，行不行得通只怕很難說吧。

## 三 兩批人被打

我們中國境內有美國軍隊駐紮，政府曾表示是請他們來幫忙的。不料駐紮在北平的美軍，有一個兵竟

強姦了一位女學生，因此引起全中國學生的憤怒。在今年年初，全國各地都有抗議美軍暴行的示威運動，要求美軍完全退出中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重慶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宣傳隊於二月五日在江北縣演劇宣傳，突然有身穿軍服的暴徒兩百多人破壞他們的工作，先把他們演劇宣傳應用的各種物件搗毀，接着又用預先準備着的亂石棍棒毆打他們，當場重傷三人，輕傷十餘人。學生們表示，無論暴力怎樣的蠻橫，他們決不放棄應該做的工作，更繼續擴大宣傳。八日再到江北去宣傳，在中途又被數百暴徒攔住毆打，當場重傷十三人，輕傷二十餘人。當地政府對於學生兩次進行宣傳抗議美軍暴行，而本身兩次被暴徒毒打，決定要學生停止宣傳工作，重慶警備司令部並且把學生聯合會解散。

打手的活動，不單在重慶有，也在上海發生，而情形更壞。

上海有一批百貨商店的店員，爲着美國貨湧進中國來，對於中國的工商業大有妨礙，工廠簡直無法維持，百貨商店的營業也非常艱難，打算發起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的運動。他們組織了一個籌備會，於二月九日（星期日）在南京路中市勸工大樓舉行演講會，請

社會上有名人士到會演講。到會聽講的大都是店員們。他們無非是想聽聽社會有名人士的意見，看他們想做的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的運動是不是做得，實在還是這種運動的籌備工作罷了。誰知道演講會還沒有開始，僅僅有人在唱着關於要求美軍撤退的流行歌曲，突然來了一百多個暴徒，不問情由，高聲喝打，當場打傷數十人。逃出會場的又被等候在門外的暴徒追擊。以致永安公司店員梁仁達君重傷而死。從暴徒動手到打完走開，共有四十分鐘光景。負治安責任的警察直到暴徒走開才趕來，卻把被暴徒打傷的人帶到警察局去。事後，市長表示這次事件是不主張抵制美貨的人與主張抵制美貨的人雙方互毆，而主持此次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的人應該負重大的責任。梁仁達治喪會預備大出殯，市長表示不許可。被帶到警局去的受傷者據說都頂了個妨害秩序的罪名。

我們從這兩次在重慶上海同時發生的事件看來，是有人特意用暴力來反對抗議美軍暴行，反對抵制美貨，因而抗議美軍暴行的人和主張抵制美貨的人都吃了虧。

四萬萬人的印度被英國統治了二百年，最近（二月二十一日），英國的工黨政府宣佈將於明年（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退出印度。

印度人四分之三是印度教徒，四分之一是回教徒。他們當然都不願意受英國政府的統治，但是英國卻用了方法引起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之間發生摩擦，使他們不能團結起來反對英國，好保持英國對於印度的統治地位。英國人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成功，所以回教聯盟堅持不參加印度的制憲議會。這個制憲議會的工作，是印度達到獨立必經的步驟。但是回教聯盟因爲在制憲議會裏所佔議席比那以印度教徒爲主的國民大會黨所佔議席少，不願合作。回教聯盟主張實行印回分治，而爲國民大會黨所反對。過去英國保守黨政府是偏袒回教聯盟的，前任印度總督魏斐爾就是這種政策的主張者。工黨政府現在決計換一個方向，轉過身來拉攏國民大會黨，就把魏斐爾免了職，調任與國民大會黨領袖尼赫魯有交情的東南亞統帥蒙巴頓做印度總督。工黨政府宣布，在明年六月一日以前，如果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不能合作，制定印度獨立所必須的憲法，那末英 或將以印度的統治權移交各省政府。工黨政府這樣做法，實際上未必真是促成印度

的獨立，可以說是對於印度人，對於印回雙方的一度嚴重的考驗。但是印回雙方如果能够合作，那末英國政府最近的重要宣布，對於印度獨立未始不是一種很好的希望。

##### 五 美蘇關係好轉

對於國際局勢，大都擔心美國蘇聯雙方處處鬧別扭。二月十二日，美國和加拿大政府宣布兩國繼續實行聯防。美加聯防開始於一九三九年，當時聯防的目標是對德日兩侵略國，現在德日兩國都已無條件投降，聯防何必再繼續呢？這未免使人感覺到美蘇衝突的黑影。二月十七日，美國又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單獨託管太平洋前日本委任統治地的提議。美國這個提議，可能又是對於蘇聯的一個刺激，使一般人更覺美蘇衝突的黑影更擴大了。

出人意料之外，二月十五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向報界宣佈，蘇聯對於美國接管太平洋前日本委任統治地的要求，表示誠意贊同。這個消息，不僅解除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一個難題，並且指示出美蘇關係是向好的方向走。這對於幻想第三次大戰的人，實在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 計 雨 晴 線 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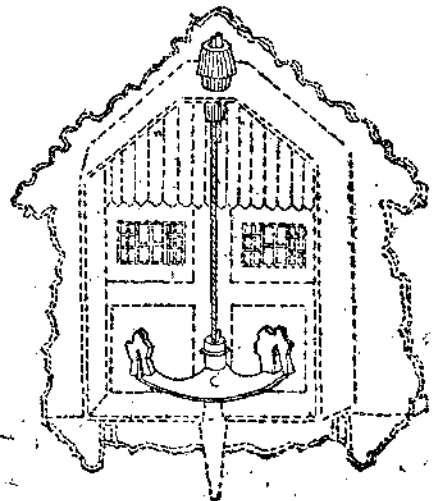
· 元 士 ·



上海市上新到一種晴雨計，只有一本書那麼大，形式是一間屋子，屋子前面有兩個門。天朗氣青的日子，兩個木頭雕的孩子站在右邊的門口。要是天要下雨了，兩個孩子躲進門裏去，左邊門裏就轉出一個抱着雨傘的老婆子來。這種晴雨計真是又精巧，又美觀。

兩個孩子和那老婆子原來站在一條木板的兩頭，一條弦線從屋頂上直掛下來，繫在木板的中央。天要下雨了，弦線吸收了空氣中的水分而膨脹起來，絞就鬆了，老婆子的一端因而轉向前。天晴的時候，弦線因乾燥而收縮，就絞緊一些，轉的方向恰正相反。

這個又精巧又美觀的晴雨計，不用說又是美國貨。我們不必去買它，可以自己動手來做一個。厚紙盒，雪茄煙木盒都可以用來改做小屋子，屋子的大小只要能容四寸長的一條弦線掛直就行了。弦線可以用胡琴上粗的那一根。其餘的材料請看圖上。注意，掛在弦線下面的部分不要太重，也可以用紙做。要是你在晴天做這晴雨計，那末把兩個孩子放在門外，等他們進去的時候，看看天是否要下雨了。



屋子前面有兩個門。天朗氣青的日子，兩個木頭雕的孩子站在右邊的門口。要是天要下雨了，兩個孩子躲進門裏去，左邊門裏就轉出一個抱着雨傘的老婆子來。這種晴雨計真是又精巧，又美觀。





# 學費

聶登瀛

隔壁老五叔把剛從鎮上郵局裏帶來的一封信送到我房裏來。我一看是學校寄來的，精神馬上就緊張起來，心裏又害怕，又歡喜。

我把信拆了開來，裏面是繳費單。仔細一看，「公費生繳米一百三十五市斤，繳費用三萬零八百元。」

不覺頭頂上像傾了一桶冷水似的，全身都冰冷了。什麼畢業，什麼畢業後如何如何的計劃，這時候都變做夢幻了。

爸爸看見我收到了信，連忙跑進我房裏來探問：他知道信是學校裏來的，他問道：

「繳多少費呀？」

「繳……」我不願我爸爸在貧病交迫中曉得這個驚人的消息。我把繳費單摺好，放進信封裏去。

「繳多少費呢？」爸爸焦急地追緊着問。

我呆着，沒有回答。

「你怎麼老是個不作聲呢？同我講了，我好去張羅呀！唉！孩子！」爸爸像冒火了，又像知道了我的心思而悲哀起來。

我聽了爸爸的聲音，心裏就像給什麼東西刺了一下；不自主地走到牀邊上，躺了下去。

爸爸看我不回答，就把信封裏的繳費單抽了出來，想自己看。

這時候，弟弟也從外面走了進來，和爸爸一起看。

「究竟繳多少費呢，你同我講呀！」可憐的爸爸，他的眼睛已認不清這些模糊的油印字了。

「公費生繳米一百三十五市斤，費用三萬零八百元。」弟弟嘴快，一邊看一邊念了出來。

爸爸聽了並沒怎樣驚恐，他默默地把那筒早裝好了的黃煙用紙煤點燃了，「吱——」的吸了一口。一邊沈思，一邊自言自語的念道：「三萬八百元，三——萬——八百元，加上米；米大概要五萬五六？再加上盤川，一共，一共大概要九萬光景。明天我到福福那裏去，他答應過我的……」

「借？借了將來拿什麼還人家呢？爸爸！不要去借吧，我寧可不讀書了！」我忍不住這樣說了。

「你不要管，我有辦法的。你儘管讀你的書，這半年總要去讀畢業的；我到清明邊就會還他們，清

明邊，絕對不拖帳，你放心，怎麼不去讀呢？唉！」

「初中畢業出來有什麼用啊！你不要想錯了，爸爸！」我叫起來了。

「你不要管！」

房裏沈靜了下去。我眼巴巴地望着爸爸瘦削的背影。

爸爸你有什麼辦法呢？你已這麼一把年紀了！既不會種田，又不會做生意，況且現在病得連走三四里路都吃不消了；你真要照你以前說過的計劃——賣了祖父墳後那坵田嗎？我不願意，我絕不願意把你僅僅的幾畝養老的田賣了讓我去上學，爲了滿足我的求知慾，讓你縛緊了袴帶，我絕對不願意。我的心跳了，我的頭部發燒了，我想叫喊……

「哥哥，你哭什麼呀？」弟弟這一聲叫，我才發覺我已經熱淚滿

面了。

爸爸不知什麼時候出去了。我



## 投票記

大聲抽噎起來。

x x x

林野

早上才走出大門，就遇到了×保長。他那滿生橫肉的臉上，堆着奸詐的笑。我想避開他，不料他倒先打着招呼：「老林，早啊！」

「啊，您早！」我勉強的敷衍說。

「喂，老林，今天李先生請客，要我來請您賞光。」

「誰？哪一位李先生？」

「你甭管了，到那兒就會知道，反正都是熟人，喂，黃包車，黃包車……」

「這怎麼好意思……」

「別客氣了，我們走吧，走吧……」保長說着就把我拉拉扯扯的拉上車子。一會兒，洋車在一所

很有氣派的宅子門前停下。我又被他拉了進去。這時候，宅內已經喧嚷嚷的闖滿了人。他把我拉到了客廳，又匆忙的對我說：「老林，無論如何，請你暫時坐坐，我一會兒就來，對不起，對不起。」說完就獨自走開了。當時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腦袋，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卻看見隔壁的老吳也在這裏，便跑過去問道：「喂，吳先生早啊，今天是哪一位李先生請客呀？」

「誰知道呀！他媽的一早人家連點心都沒吃，就給保長拉了來。說什麼李先生請客，真叫人莫名其妙！你知道是誰嗎？」

「哈哈，我知道還問你嗎？」

「……………」

大家莫名其妙地談了一會，那位X保長又走進客廳來了。他把家又讓到大廳。廳上已經擺好酒席，他一個個的把大家讓着坐下去，又勸酒又夾菜的，簡直像老媽子一般殷勤。待酒過三巡，飯菜將殘的時候，他忽然站了起來，用着那洪亮的嗓子，背誦似的講道：「今天兄弟很榮幸的把大家請了來，這次李先生請大家來的意思……」

「……因爲呀……今天……本鎮選舉參議員，……這位李先生呀……想來諸位都是很熟識的……這次……請諸位幫幫忙啊，……李是木子李，他台甫叫漢明……漢朝的漢，明白的明，請諸位費心啊……」他一連串的講了一大套，又用那威風凜凜的一雙三角眼，向全桌一掃，作爲結束。

散了席，我們像一羣羔羊般的被他帶到鎮公所。選舉已經開始了，我們在保長的監視下，在選舉票上寫了三個字「李漢明」——這個從來也沒有聽說過的名字。寫完之後，我連忙的跟X保長打了個招呼，逃也似的跑回家中，我總算



## 在草坪上說的故事

孫熙靖

怎麼又拉拉扯扯的，拉了我到哪裏去呀？後面草坪上去？到草坪上去做什麼呀？講故事？沒有故事了。那末就講熊家婆吧？不好？熊家婆好聽哩，你聽過了，那是個亂編的。那末我講什麼呢？哦！我想起了一個真的故事，你坐好，我開始講啦。

有個地方，離這裏很遠很遠的地方。那地方有一條大河。怎麼不大？比我們城外的賴河大得多哩，

完成了一件民主大事——選舉縣參議員。到了家裏打開當日的報紙一看，上面正刊着：「本埠今日正式選舉參議員，真正爲人民所選舉，真正能代表人民之參議員，即將產生……」

X X X

那河裏的水一天到晚嘩啦啦的向東方流。那河的邊邊上住着很多人家，他們窮得很，比隔壁的張老頭還窮。他們從前有錢囉，驢馬牲口成羣的。可是現在窮啦，他們怎麼窮的？還不是一年到頭的打仗把他們打窮的。就在這些窮人裏面，有一個老太婆，叫做李家婆。這名字怪好要的是不是？不要笑，老太婆總不外乎叫張家婆，王家婆什麼的。這個李家婆有兩個兒子，大娃

兒打國仗的時候打死了。二娃兒在屋裏做莊稼。那二娃兒才十六歲呢。李家婆一天到晚都提心吊胆的，她聽說又在打內戰啦，生怕抓了的又把她的二娃兒抓了去。你不懂得什麼叫打內仗嗎？怎麼連這個都不懂得，打內仗便是我們中國人打中國人，曉得了吧？曉得就好好往下講。可是李家婆害怕的事情終於來啦。

那一個夜裏，黑沈沈的，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河邊上的人都睡着。李家婆和她二娃兒也睡啦。二娃兒睡得呼呼的叫；李家婆卻睡不着，她老在想心事。她想起晌午時候，馬公公打城裏回來對大家說：「你們呀！快把青年人送到山裏去躲躲，我在城裏聽來的，說明兒大兵們要下鄉抓了啦……」李家婆一想到就彷彿大兵們兇神似的把她二娃兒拉走了。隔壁張大娘的大娃子

不是被抓去打內戰打死了嗎！可憐哪！把張大娘好生生的急瘋了……李家婆正還在想呢，忽然狗叫了起來，汪汪汪，汪汪汪，叫個不歇氣。李家婆想莫不是大兵來了，連忙把二娃兒叫醒：「二娃兒，你聽，狗在咬啥子？」

二娃兒揉着眼睛咕嚕說：「曉得咬啥子。」李家婆心頭着急啦，急忙披上了衣裳，拐着小脚走到門縫邊向外一望。彷彿看見一些黑影子一晃一晃的從大路上來了。這一定是大兵們，她想，就趕忙催二娃兒說：「你快點從後……後……頭小……小門跑吧，天一亮，就回來呀……」二娃兒腔也不敢開，跳下牀來就從後門跑了出去。你別急，好好兒聽呀！李家婆看到二娃兒跑了出去，真跟你一樣，心頭還是放不下，她想，二娃兒該跑到河岸邊去了吧……

突然，「站住，」李家婆聽得一聲吆喝，跟着又是「拍！」的一槍，槍聲清脆的劃過天空。

李家婆嚇得臉上鐵青，兩條腿只是打抖抖；該不是打她的二娃兒吧……她不敢想。接着又是「拍！拍！拍……」一連串的槍響。

李家婆口裏咕嚕着：「天保佑，我的……二……二娃兒……呀……」你別忙着問，李家婆比你還着急啦，可是她還不敢探出頭去望一望。好容易等到天亮，李家婆拐着小脚走向河邊上去看。才走到馬公公的房子跟前，只見馬公公一頭從屋子裏鑽了出來：

「呀……呀！不……不好了，李家婆，你你……二娃兒給人打死了……呀……」

「啥子？」李家婆像晴天捱了一個霹靂，眼前一陣子黑，身子向後搖了兩搖，口吃吃的道：「馬公

爺這是真真的……嗎？在……在哪哪……哪裏……我的二……二娃兒呀，你……你……」說着號咷大哭起來。

馬公公還自顧自說他的：「昨天晚上我聽到槍老是響，嚇得躲到茅房裏。天……天亮了出來一看，河邊的小路上……呀……呀……」

「馬老爺，我的……二……二娃兒……在哪裏……呀？」

李家婆拉了馬公公。馬公公還是說他的：「呀！嚇了我一跳，我一看，啊喲喲，原來就是你的二娃兒，小肚皮兒上有一個大眼眼……躺在沙灘上，鮮血直淌，我一摸身上冰冷……死啦……就在那裏，」馬公公邊說邊走。李家婆拐着小腳跟在後頭，鼻涕一把，眼淚一把的哭着。你捏着拳頭幹啥子，要給李家婆打抱不平是嗎？李家婆跟馬公公走到河邊沙灘上一看，二娃兒攤

手攤腳的躺在地上，臉上滿是污泥，小肚子上滿是血，旁邊也是一大攤血。李家婆大叫一聲，撲上去哭了起來：

「我的二……二……娃兒呀！你死得好慘喲……你哥子也死了，剩我這麼一個苦老婆婆……兵老爺沒天良喲……我只有……只有他一個娃……兒……你們還放不過嗎……」



## 孩子們

太陽終於西斜了，西山一塊火燒天，麻雀兒噪着往竹林裏飛。天色漸漸暗下來，彎彎月亮不知在什麼時候就在高高的柏樹尖上掛着。集上的人影也散了，一陣陣晚風在巷子裏盤旋。

河邊的蘆葦早已砍掉了，風吹過，再也聽不見沙沙的聲音。河邊還有幾條黑影站在那裏，他們都是

馬公公看到李家婆哭得傷心，嘆了一口氣：「唉唉……啥子世道喲！聽王家圩的人說，昨晚給抓了十幾個年青人去，剛才王大哥從門口過說的，唉，唉，啥子世道喲……」

故事完了，沒有了，怎麼你不做聲呢，這個故事不好聽麼？可是這是個真的故事呀！

康正紀

一羣檢狗屎的娃兒。他們是冷慣了的，一點也不怕刺骨的北風。他們笑着，唱着：「北風吹到鯉魚灘，阿郎出外缺搖船，不怕霜風寒透骨，惟恐郎君一去不復還。」

忽然，河坎上有個孩子的聲音在唱：「狗屎娃兒狗屎生，賣了狗屎抓花生，爹一顆，娘一顆，狗屎娃兒沒得吃到……」河邊的孩子們

一齊大聲吼了起來：「湯圓子，你再唱老子們不把你甩在河裏不算狠。」於是，河坎上站着的湯圓子拔腳就逃跑了。

河對面黑得看不見了，茅屋子裏射出一股燈光，搖搖曳曳的。月光清而且冷，夜愈來愈涼了。

「小妹哪急忙哪開言道：『哥哥，奴的郎君……』」大路旁來了個人，他一邊走一邊哼着。

「張二爺，你回去啦？」一個孩子喊道。

「回去了。」那個人應一聲，於是又「小妹哪，我的心肝！」地走遠去了。

「我們也回去啦！」一個孩子這時才想起自己也應當回去了。於是孩子們一齊站起來，邊走邊笑的上了河坎。

「嘿！伍娃子呢？」忽然一個孩子發現他們中間少了一個。於是

都回頭來找。原來那孩子癡癡地坐在河邊。

「怎麼不回去啦？」一個孩子問。

「回去媽要打，我狗屎還沒檢



## 故鄉的懷念

我生在上海，初次回到故鄉是很偶然的。那時我才讀初小一年級。聽先生說，在鄉下地上全鋪着細草，還有花，還有柳樹，風景非常好。但是下了船，一踏進故鄉，我禁不住「哇」的一聲大哭起來。爲什麼這裏的地上沒有細草呢？爲什麼牧羊的人不像書中所說的一樣睡在鳥語花香中呢？眼前有的是破碎的籬笆，遍地牛屎馬糞，房屋又顯礙又零落，路上全是污泥。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我和故鄉漸漸熟識了。那時候，我家經濟很

滿。」  
「不要緊，在我這裏倒些去吧。」

不一會兒，孩子們全爬上河坎走遠了。

勵瑞駿

拮据，父親沒法送我上學，幸而有大哥在家教我讀書。有空的時候，大哥和我就一同買一包落花生，去遊山玩水。在故鄉住很是寂寞，遊山玩水是一種僅有的娛樂。

有一次在黃昏時候，大哥帶我到小溝邊看趕鴨。一大羣鴨子在河中游來游去，不肯回窩。趕鴨的人脚底縛着兩塊木條，用竹桿划着在水上走路，口中發出「嗚嗚」的聲音。一會兒，他就把一大羣鴨子全趕上岸了。我看得很有趣，就對大哥說，我以後要做個趕鴨的人。大

哥搖搖頭，微笑地對我說，與其做鴨羣的領袖，還不如去做人類的領袖。但是我以為，趕鴨的確是很有趣味的工作。

故鄉有一所小學。在一次閒游的時候，偶然給我發現了的。我和大哥正經過那學校前面，聽見裏面有琅琅的讀書聲，我呆住了。大哥把我拉回家，我流下淚來，吵着一定要上學。大哥說，「我做你的教師不也一樣嗎？」我說：「我不要一個人讀，要和許多小朋友在一起。」然而家中沒有錢，隨你吵得如何利害也不成。我的小心靈中初次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教訓，就是：「孤獨的寂寞，祇有在和羣衆一起時才會痊愈。」

正因為我感覺寂寞，我得着了個好朋友。因為我們那時都很小，不知道他的名字，現在就叫「他」吧！

他的家就在我家對面。有一次我和一個小朋友吵了嘴，一個人在門前哭泣，他走過來，拉拉我的手說：

「別哭了……我們去玩搓繩好嗎？」

我答應了，於是他捧了許多稻草，叫我坐在一張特別的木凳上，用手握住那根突出來的木棍搖。我就使勁搖得很快。他就拚命地添着稻草。我高興起來了，就搖得更快，把他臉都漲紅了，他說快停一停吧！我跳下木凳，握住那棍自己搓成的草繩，心裏說不出的高興。也忘了方才哭泣的事了，興沖沖地奔到那個起先與我吵嘴的小朋友處，要他一起來跳繩。三個人直跳到吃中飯時還不肯停。這是我和他初次的認識，從此我們便成了一對好朋友了。

他的家裏我也去過，最使我忘

不了的是那口藏在牆角邊的棺材，我一見那東西就害怕。他跟我解釋了又解釋，說棺材是空的，當中並沒有鬼。可是我每經過那牆角，總是心砰砰的跳，兩腳做好準備逃的姿勢，萬一有什麼意外，就好奪門而出。因為我在故鄉，聽了不少很怕人的鬼故事呀。

故鄉的靈峯山比較有名，叔叔會帶大哥，二哥，三哥一起去游玩。我也想去。叔叔以為我年紀太小，不讓我去。所以我沒有上過這座山。那天叔叔和哥哥們都去了，我一個人很無聊，就跟表姊一起到田裏去採玉蜀黍。從田裏可以望見那一片青山，可不知道哪一座叫做靈峯。山上那一點點小影子，也許是叔叔和哥哥們的影子吧。我想他們如果也在低着頭看我的話，我一定比螞蟻更小了。

現在，我卻懷念起故鄉來了。

故鄉雖說不出什麼好處，可是我愛我的故鄉的泥土，連我自己也不知

## 美國貨

某天，隣村有位親戚邀我去赴宴。在席上，主客都漫無目的的談着。先由天氣說到完糧納稅，再說到這多年來徵兵的故事；誰家的孩子還沒有回來，誰家的孩子全無音訊了。末了，又折回頭來談談天氣。

不知是誰說起了城裏的繁華。於是就有人說：城裏的美國貨是如何如何的好；玻璃杯是打不碎的，人造絲的衣料比真絲還柔軟。我聽得沈不住氣了，便說咱們中國人不應該用外國貨，豈知他們只冷笑了幾聲，輕蔑的說：「小孩子家懂得甚麼？」

於是我又想到了兩個多月以前

道這是爲什麼，也許就爲的是這些瑣碎的回憶吧。

何金銘

的事情。那一天，有位朋友在我家正談得興高采烈，頑皮的表弟卻摔碎了一只茶杯，當然這不是美國貨了。這樣一來，就打開了那朋友談美國貨的話盒子。不用說，自然是介紹，誇張。他還問我爲甚麼不買



## 我的好朋友「開明少年」

示且

去年春季，我在雜誌公司裏第一次看到「開明少年」，那是遷回上海後出的第七期。在許多雜誌中間，那四個仿宋的書名，非常有精神。我一看到，就像看到了一個和藹可親的新朋友，立刻就買了一本帶回家去。從此以後，「開明少

美國玻璃杯子。我哼了一聲。他遲疑了一會，像是恍然大悟似的笑着說：「我知道了。你現在不買是嫌貴吧？過兩年，美國貨來得更多的時候，就會便宜下來的。」

我無道這是不可理喻的事，心裏卻老大不自在，便轉過身去，隨手在茶几上取過一張報來打開一看，大字標題是：「美貨五萬噸裝船運華。」

x x x

年」就成了我的「好朋友」了。

因爲我是個少年，我喜歡看我們少年朋友們的習作。每期「開明少年」收到之後，我首先打開「我們也寫些」那一欄。在那一欄裏，我聽到了少年們對現實不滿的呼聲，對不良老師的抗議，那裏也有



少年朋友們讀書的心得，生活經驗的片段。愛，憎，喜，怒，少年朋友們一個個活潑的真實的心，全都跳躍在紙上。

此外還有很多的愛護我們的先生們，把各種各樣的常識告訴我們，使我們知道在學校科目以外的種種知識和學問，把我們的知識的境界開拓了不少，思想的範圍也擴大了不少。

在第十九期上，「開明少年」

還送我們一張賀年片。那是一幅胡一川先生的彩色木刻「春耕」，下面有編者題着四句詩：「大地藏無盡，勤勞資有生，念哉斯意厚，努力事春耕。」編者還很道地的為我們把這首詩下了很詳細的註解，告訴我們大地像「聚寶盆」那樣，有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物質。但必須要手腦並用地勞動，才能享受那些物質，來充實我們的生活。想想

呀！這意思多麼深厚。編者還說：「努力呀！努力呀！深深的耕下去，耕下去，將會有無窮無盡的收穫到手。我們學習什麼，研究什麼，經營什麼，如果比做農事，同樣是「春耕」啊！」呀！編者的用意多麼深厚啊！

編者這樣誠懇地祝頌我們大



## 記女傭藕生

去年的暑假裏，因母親的身體欠佳，所以就託人去找娘姨，找了十幾天，才找到一個剛從鄉下出來的女人。她叫藕生，是一個很天真的女人，自己說已有二十三歲了；可是照我們看來只不過十七八歲的光景。她樣子很滑稽，時常會無故的做出一種怪相來，使我們發笑。她在做活路的時候，口裏常哼出現在很流行的紹興戲。我是最不喜歡

家。那麼我應該怎樣感謝呢？我想：我們只有用十二分的誠意，來接受編者的祝頌，用切實的努力來報答編者的好意。

最後我祝頌我們的「開明少年」一天比一天強壯，一天比一天充實。

X X X

段寶坤

聽紹興戲了，每聽見她唱，便常常玩笑似的對她說：「藕生，謝謝你吧，你再唱下去，我頭都要痛了！」有時候我在房裏做功課，她就「梁兄啊……」的一邊哼着一邊走進來。有時候她到鏡子前去裝怪相，我一看見那副怪相就得打惡心。她做事倒很認真，力氣也大，一頓要吃三四碗飯。因此到我們家來後，她就一天一天的胖起來，她

愈胖，就愈天真，愈會裝怪相。不久以前，我偶而發覺，我的抽屜中的許多明星照片都不翼而飛了，當時也不追究。大約過了兩星期，我覺得她笑起來總把眼睛半閉了，眼珠轉到眼角上，張開了嘴，露着兩排黃板牙，聲音是格格格的。我不知道爲什麼她要這般的笑法。過了三四天，我放學回家，跑進房中一



## 公雞和母雞

五爺跟五奶奶剛從故都到蘇州來，帶來了很多的禮物。媽想起了五爺是頂喜歡吃雞的，預備把家裏養着的雞殺一隻來做菜。媽說：「母雞還是留著生雞蛋吧，不如殺一隻公的！反正公雞比母雞够味兒。」傍晚，媽叫廚子把公雞拴了起來，不讓牠吃食，明兒一早就好殺了。媽這句話，就好似給一個囚

看，她正在大鏡子前面做着笑容，斜着眼珠對着鏡中的自己做媚眼。手中拿着一張紙片。她一看到我就急忙逃了出去。那紙片也落在地上。我檢起來一看。啊！原來是一張李麗華的照片，照片上的李麗華在做着媚眼呀。我不覺眼淚都笑出來了。直到現在，我寫到這兒，還忍不住要大笑一場。

### 黃湘榮

犯判決了死刑。公雞剛拴的時候，還是猛力的想掙脫，過了一會兒，牠力氣也沒有了，就蹲在地上不動地呆着。那隻母的在牠的旁邊徘徊着，也不再向地下啄食了。公雞用尖硬的嘴「劍劍」的啄着縛住牠脚的帶子，可是帶子打的是死結，哪兒會鬆下來呢！於是母雞也幫着一起啄啄，啄了好一會，還是啄不

開，也只得罷休了。母雞便蹲在公雞旁邊。公雞把翅膀蓋着她，兩口兒好像依依不捨的在等待最後訣別的時刻。我看着這個樣兒，真有點兒不忍，心裏不由得恨起五爺來了，要是他們不來，公雞是不會被殺的。「怎麼啦！十二子看雞看呆啦？」五爺邊說邊走過來，拍了我一下肩膀：「你看他們倆相好看呆了嗎？」「誰說的，我看他們兩口兒怪可憐的！你想他們相處在一起有一年多了，眼見一個要殺了，牠們心裏不是很悲慘嗎！」我說著看看五爺的臉。他臉上浮着一絲兒苦笑。他說：「好孩子，可不是嗎！雞也有情感的。可是我們人呢，反而在自相殘殺呀！」

您看了這些少年朋友的作品，覺得怎麼樣？請您也把自己的稿子寄給我們。

# 開明青年叢書

## 中國文藝

### 思潮史略

朱維之著 一元七角

作者感於西洋文藝思潮的眉目清楚，有條有理，使讀者容易把握住各時代文藝的精神。於是便編寫這本書，使我們頭緒紛繁，枯燥無味的中國文學史，也能變成眉目清楚，又簡要，又不枯燥的東西。從周代的北方現實思潮和南方浪漫思潮的發達講起，講到南北思潮的合流（秦漢魏晉）、佛教思潮的勃興（東漢至盛唐）、社會問題和復古運動（盛唐中唐）、唯美主義的高潮（中唐至北宋）、民族意識的擡頭（宋元）、古典主義（元明）、浪漫主義（明清）、至寫實主義（清以後）為止。

## 三十二國風土記

胡仲持著 定價二元九角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從書報雜誌上看到的世界事情，往往只限於七八個強國的。彷彿下意識地忘卻了這個世界上還有幾十個弱小國家的存在。這種下意識造成了過去人類歷史上無數的錯誤。本書就是想矯正這些觀念，用意在介紹那些弱小民族的意志，和意志所寄託的實際生活，使大家都明瞭這些弱小國家的情況。

## 現代世界地理之話

陳原著 定價一元八角

這本書不像地理教科書一樣，老是板起了面孔。也不是風土記或遊記，專門以殊風異俗，名山大川做題材。它是這樣的一本書：忽而講東，忽而談西，帶着你走，却使你常常記着一個真理——你是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裏。這邊動了一根毫毛，那邊也許就會受到影響。對於那些想從地理方面來認識這個世界的自修者，確是一本極有價值的好書。

開明書店印行

# 開明青年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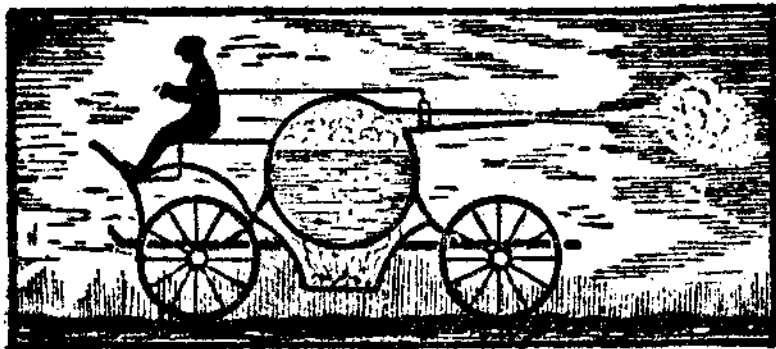
## 趣味的物理學 盧尚辛譯 一元六角

你能舉起地球嗎？你想到月亮去玩嗎？世界是奇異的，但可以用一般科學原理來解釋它；應用科學原理又可創出種種人為的奇蹟。這本蘇聯讀物就是依據物理學的一般原理，從力熱光聲電各方面，用豐富的例證，淺顯的文字，來解釋上述那一類奇異的問題。你認為物理學是一門艱深的學問嗎？如你讀了這本書以後，就會覺得趣味盎然了。

本書講的雖是一些尋常的事，但卻是一本不尋常的書。普通的物理教科書只告訴我們一些定律和一些原理，卻不告訴我們怎樣應用這些定律原理去思想，去用心。本書就指導你，教你怎樣去思索一些奇怪而又富有趣味的問題。

### 物理世界的漫遊

角八價定 譯正均顧



開明書店印行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叁叁捌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一九號